

文潔公稿序



青衿時讀先生所爲制舉義
已翩翩鳳翔之想而未窺見其學
術何若也後余試令劍江始得時
相問訊及先生蒞止焦隱士
乃扁舟過訪三宿



具悉焦山問

之表先生蓋深于悟者也越十又一載余奉

璽書出按江藩而先生已不可作矣操修踐履事事合真自鄉紳大夫以至兒童走卒無不歷歷能道先生

生懿行如成均士之煦育春風者先生蓋深于修者也余私泚心慕之既已有年入其里不及覓其踪亟從伯氏比部君索其遺編未得冬月巡方吉州會年友南臯君于文江譚及先生風範因出遺稿

讀之見其微言訓矩不離日用倫常而先天無極之妙奧已寓蓋修悟合一之宗乎更有足多者自紫陽金谿兩相辯證之後學術往往歧而為二以故譚道之士各立門戶以相高株守一班互相譏訕先生之學匪獨支離形跡不滯胸中即良知解悟之旨大行于江右人尊信師說而先生亦絕不落其藩籬也惟自得為要嘿嘿然言詮之務去耳藉令先生生同朱陸鵝湖鹿洞之間可無事紛紛乎集成

余思以其言公之同志南臯君謂先生生平不愿以言傳世余謂默識無言聖學也而六經垂訓炳炳萬世何嘗諱言哉且崇儒範士藉言以傳觀風者責也曰屬黃汪三令閱正而付之剞劂以垂永永

告

萬曆癸卯秋仲吉旦荆谿吳達可頓首拜書

文潔鄧先生集序

當正嘉朝浙有楓山先生以耆儒
為海內宗盟惇尚恬退屢起屢上
書辭免每即家強起積官至大宗
伯考其施為惟一見成均愚常思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信而信

昭天地光日月而質鬼神者在不
然何永終有譽如是乃隆萬間吾
西江又有定宇先生科名出處大
略與楓山先生同官國子領銓曹
六以在家強起至再至三乃拜海
內尊之也若威鳳祥麇共目為希

世之瑞韓子云青天白日奴隸知
其清明先生以之蓋常考較二先
生學術章則步趨濂洛言動一尊
先程矩矱鄧則澄神內照洞徹性
體當西江諸儒祖述良知後既不
落其蹊徑而亦不遺其精詣務求

自得而已元標蓋辱先生莫逆常
窺先生退然陋巷中純誠孺慕外
即几案床榻塵埃滿坐而容凝然
而神穆然而心宥然有友問曰道
何似曰難言再問之急曰知而言
未晚絕不得窺其涯涘先天而天

弗違先生殆其志于斯乎先生薨
海宇不勝梁木之嗟侍御安節吳
公知先生最深當先生隱約時嘗
特薦於朝頃按部江右愴然念九
原之不可作也已崇其廟貌風勵
後學而又欲表章其遺言予乃搜

求諸門人私相抄錄以應命微言
片語神情畢露達者自取要難口
舌傳也謚為述其崖畧如此先生
恥為纂述絕不作應酬文字萬不
得已六經十餘年始應與人接終
日不輕吐單詞先生如有知手得

無曰吾欲無言爾瞻奈何以言求
我以言求我卒不見我雖然世求
見先生不可得姑從其僅可見以
窺其不可見者夫此惡足知先生
嘗

萬曆癸卯歲季夏月吉旦吉水通家

定宇先生文集 後序四

侍教弟鄒元標 肅瞻文頓首拜撰

鄧定宇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語錄 四十三首

原心論 一首

奏疏 二首

表 一首

卷之二

書 五十一首

定宇先生文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序 六首

記 三首

卷之四

誌銘 五首

行狀 三首

傳 一首附

祭文 三首

卷之五

詩 四十五首

卷之六

雜著 六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鄧定宇先生文集目錄卷之上

卷之一

語錄

原心論 附

奏疏

欽聞並 封新旨

舊疾難痊

奉 旨建 儲歲期

表

賀登極表

卷之二

書

上王荆石相公 三首

答殷同仁 二首

答張陽和

答洪陽張相公 二首

答宋懷川

答蕭慕渠

答夏仁吾

與吳安節 二首

與徐魯源

與殷同仁

與余十竹

與楊掌科

與許敬菴

與朱鑑塘

二首

答曾見台

九首

答鄒爾瞻

與丁右武

六首

與陳玉壘

與張陽和

與范晞陽

與戴如平

與熊復吾

與馮番禺

上袁洪溪先生

與劉幼安

五首

與范晞陽

與唐凝庵

與章本清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一

語錄

楊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予方幸同官頓然請告予就而問之見若眉睫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靜也鄧子曰不然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行待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



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然則動乎曰不然。予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其病一也。某勉乎哉。予不敢謂良醫。亦嘗折肱焉。決不相誑。

予與陽和子共學三年。今其指各自變焉。而不知孰是也。予初以病喜靜坐。嘗厭塵務而欲逃之。陽和子曰。不可以不動也。及今予知其果不可以不動也。而陽和子又凝然欲靜。且擬三年乎山中。陽和是耶。予是耶。嘗聞諸昔談矣。有曰。外息諸緣。心如墻壁。或又曰。不斷百思。對境數起。有曰。以推求尋逐爲心者。是認賊作子。或又曰。若以爲非心者。是認子作賊。亦動靜之說也。而此數人者。均有與於

斯理然則惡在其必同也鄧子曰其相反也
茲其所以相證與雖然莊生言伯玉行年五
十而知非焉知五十之非四十九年非也然
則予今與陽和子所執又安知明年不皆自
非耶惟各勉之期以後會相質

乾齋其子與予論心舊矣力行而砥節其素
所蓄積也爲南比部六年所民以不冤可以
觀學乃

天子念滇遠不沐道化遷爲臨安守惟時新
布功令禁乘傳而乾齋子至減騶從以往無
難色徒然抱當官之憂問言于鄧子鄧子曰
以子所操予復何言雖然無亦惟是信心而
已矣夫孰事非心然存一爲己之心卽無妄
不真存一爲人之心卽無真不妄故古之君
子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內不見其外一介
之不取也務以自淨非賣聲也布衣藜藿且

甚于胥吏之奉也務以自約非釣奇也蒿目而憂平明而事至烈于工農之勞務以自廣非市恩也是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編髮椎髻可撫而順虎兕可係羈而遊况今臨安猶然吾族且內地哉惡覩所謂遠也孔子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自行之謂歟不然而汲汲乎人知卽事事而善君子已見其微况神生不定安在其無滲漏也先正曰古之學

者爲己故仕而爲人今之學者爲人故仕而爲己予謂學惟爲己則仕而爲人亦爲己也學惟爲人卽仕而爲己亦爲人也予蓋嘗自度之而深知其病故以相勉往哉善自愛爲南大司成時監中有一孝廉請曰某自下第已決意歸家自求長益復聞宗師敷教胄監敬就側教今旣一月矣宗師不言之教固無日不相祇承然私心望明有開示因徐徐

答曰不言之教此還難說惟天不言而信惟神不怒而威天雖不言四時行百物生故曰天何言哉鬼神絕無形聲影響亦無所不在使天下之人敬之畏之我輩如今言語聲臭尚未能泯得惡能與天合哉向在山中實覺得虛過這日子此番出山實非本心我常說若是依人做的事一般做去天下已有人做了在此相處須要實實有教數相長之益切

莫效過

監中有一孝廉請曰某領教甚悉退後頗有欲相質疑及見德容愛慕畏服意自消融無可質說然屢蒙誘之使言敢就自身鄙屑之事煩瀆尊聽惟師裁教平日知靜攝乃學之首事顧應事接物此心猶不見紛擾及一靜坐則覺得紛擾不勝雜起繼思陽明說求靜之心卽動也此求去紛擾之心似不可有又

欲放寬一念使他自然漸次化去然恐遲遲不克去此紛擾恐終不克請教還由他自然消融須要就去此念好荅曰人心譬如天常要見他只是有些浮雲遮住了到此工夫也難不可輕易須要把箇念頭換了他就是調息也好人心從氣機出入息調氣定紛擾自息然亦以漸又問作舉業時此紛擾愈甚何如曰作舉業原不相妨如場中七題逐一

順手由破承開口做去只沒有患得患失之心就是舉業原不與我相妨又問做舉業須模古宗師昔年業舉記誦亦恐不廢者曰先人有志讀書及予有病十餘年廢書籍幼時家貧亦苦無書讀嘗從舍親家借觀如諸史左國諸子無不看看得文字自是有力平生苦不能記卽三四行書背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書他都有箇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

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程子以琴瑟詩書皆涵養身心之助曾與舍親作一墓銘與國策左傳一段文氣相類當時原非有心記作今日用今亦非區區求合自然濟用又問凡朋友雜處或當言論時恐自己念頭差了每欲管照自己念頭衆人不察疑其有深藏之意此關照一念還好否曰朋友相處就是道理不可又多一念相與要真切不要只求自己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意思纔不隔絕我與你生意原是浹洽的又問曰某因遺有家祖母年八十餘不日告歸然以家政之奪朋友常言當離家何如曰此要看自己力量若有意思在家原不相妨卽臥房內也看得書但事親道理極細事親原不相妨讀書也不相妨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此不是可受大而

已小中亦有箇大在邵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都是這一副精神君子囊括宇宙包裹民物固是大即治一縣亦分田里教樹畜以仁萬世為心不以沾沾為惠如做國子監官就有國子監道理何必當外有大任然後我可設施前日因諸生初入監背監規到案前知他是背得他果然背熟說他背不熟至背時果不熟一一果不差後

覺得此念還不是

或問蓋有不知而作還指述作否曰今時藝主述作其實作為幹事也是今有人幹事極好他實未知會得此知看由誨女知之知自明譬人吃飯有吃完還不知吃甚麼又有人于此著意則勝似兩人吃的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既是知得還要去行如人坐家不會出行何由知其險阻何方有橋何處當

習美

渡行過後方知書冊所載人口所譚是難不
難

成已仁也二句此題還宜對作近來文體覺
壞題目正意反略講幾句把自己意思番在
後只爲了事原因心無真得難說正意假此
自飾乃文字難在實講八股文字不要看輕
凡做文字做人都是這等何以成已仁也吾
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箇生意貫

洽于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
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
成矣故曰成已仁也智如智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曾子夫子知他平日真積力久故呼而
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
直應之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于道
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以疑
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辭後乃決之

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會
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假數年以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
地間皆易卽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
吾人在此一動卽落一爻過非是有差失道
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卽是過處此功夫甚
難吉凶晦吝主夫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過也
是如處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不在形色
之外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
甚麼就有箇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箇
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箇
耳目成箇目手足成箇手足賢智者知有天
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
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
人而不知天踐形者睥于面盞于背施于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用行舍藏吾人用或有不行的舍之焉得不
藏哉此是何難事而獨夫子與顏子當之蓋
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于密
也夫子在春秋時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
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他生
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箇聖
人自將求他言語文字之粗了不可得何曾

識得他中之深深此是聖人最妙處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此就君子闇然日
章說來往常以淡了而又不厭若淡與不厭
相參不厭還在淡中凡人之有欣羨者必有
厭倦君子之學他只淡自然久而不厭如飲
食可口者終不長久乃粟菽自是不厭簡而
文者如人之禮度一向是簡言不亂發行不
亂動自然言可為法行可為則自然文采可

觀煩縟非文簡而文也人之太辨別者何嘗
理而溫厚者雖無是非可否而是非自然明
白溫而理也

天下書皆是這箇道理卽大學中庸中間道
理無窮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本是明明
德者非于本體上加得甚麼只是明其明德
而已天命之謂性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便
能別味耳便能別聲鼻便能聞臭心便能思

古今智愚一樣

溫故知新者新從故中得非外故別有新也
如人行路的行過一遍自然心裡明白後遍
卽不從此路去心裡旣曉得此路由他橫行
直走斷不走差了知新是胸中爛熟信手拈
來頭頭皆是而懸崖撒手不踏著別人腳根
底樣子故可以爲人師蓋非衆人易非賢人
難非賢人易非聖人難非一聖人易非千古

聖人難能議聖賢者能自立斷案者也

人不知而不愠知非見知于時而時說見知
上下易文言九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
是而無悶此兩句還是兩意君子盡其在我
將上符往聖下俟來學一時之不知何愠焉
愠不待含怒心中略有所動卽是愠了

夫道一而已矣賢愚古今都是一般此言略
似亦未大盡譬這兩枝筆這枝與這枝還是

兩樣我們這箇原是一樣人都是這一箇鷺
湖之會有云千聖相傳只此心以常情測之
亦是道得好子靜則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
人千古不磨心可見人都是這一箇所以說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
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北海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此心此理同也此理冒在上天地
萬物皆從此出

亦足以發發字註中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
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此句妙甚汝輩須細思
之直到亦足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說

顏淵喟然嘆仰之數句不是嘆道之難乃是
嘆道之妙平日功夫用得熟到此忽然發出
此嘆如人行路行到纔知仰鑽瞻忽就是卓
爾之見有謂顏回未達一間謂之一間猶是
隔一層譬若隔壁之言回之于孔功夫生熟
不同略差毫末耳

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是人之真心到鬼神
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自不能泯滅處如
此夫三字令人悚惕

大匠誨人巧不限規矩之中亦不出規矩之
外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員以規至
極員處亦是巧方員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
矩

進賢去不可雖均用察然詳玩未可二字語
意何等遲迴勿聽二字語意何等決絕可見
古人切于用賢而難于棄才之意

在親民民與我本自相親原不是兩箇如一
家父子兄弟之相親如一身耳目口鼻之相
貫故曰親民

放辟邪侈無所不爲人之有恒心者有所顧
忌檢束是有所不爲失其恒心則無所檢故

無所檢則無不爲矣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
動彼非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
然此就是過化存神

孔闢異端而不斥老孟闢楊墨而不斥莊止
因老莊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
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由誨女知之知與不知心中自然曉得可見

有知有不及知者事物有所知有所不知者
聞見無知無不知者人心之真知這箇知真
是貫古今徹晝夜的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
答遇渴卽飲遇饑卽食便是若干此中起半
點思維計較牽強矯飾卽謂之罔

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謂之無告者凡人無
妻有子或老而無子有妻日間有不得意處

到家講一講雖不濟事亦彼此相慰心中又
覺寬些日子也好過若無妻又無子又無父
毋上下都無人真是有話沒說處此爲無告

或問爲政以德章作何義看曰此章止重以
德將爲政字弔起言人不可以聲色動人止
可以德我惟有德自然感孚于人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薦恭而天下平你看北辰他只居
其所而不動衆星自然拱之此句實指北辰

久年先生文集卷之一
不如時藝末後止帶一句

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是自己明了便一了百了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爲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言動皆然

狂狷是箇率真的人斷不去做假所以可取
鄉原完完全全做成一箇假的再無卽真的

子曰此其所以可惡

人開口就說箇望不知望字極難當望者如泰山喬嶽令人仰而望之爲天下所觀瞻一旦頽了便失了人望如今方且碌碌庸庸與衆人一般何望之有無望又何云失望乎此念不可放空真是一念不謹貽無窮之憂人之氣不要他起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過是人所有只貴

知之

就是至微的人也不要忽他人只因自己氣
閉了不知他人是在是非之外看得明白前有
書與人論學有云人心至明人眼至毒少有
邪曲如見肺肝陽明先生有曰言語到得意
便翕然止截得住意氣到發揚時又截然收
斂得住皆非大勇不能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
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以聖人望人以衆人待己凡人皆然還要
以衆人望人以聖人待己聖人原是我們做的
人之生也直人人可做舜人也我亦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

人之過失是所有的只要知改學問有進自
肯下人自肯退後幼時聞家姑夫對先大人
曰如今世上沒有箇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

家姑夫曰我此言可聽麼予敬對曰至哉言也後數年予在京博一第以離先大人之久先大人戒之以書中有云周公大聖只在不驕相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予以此書粘之座右常面顧瞻對賴無他失

子曰不占而已占非是卜著擬議在我吉凶就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此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行之不掩必不可爲實悟托辭于狂而以行爲第二義者大誤人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爲實踐借言于躬行君子而以悟爲第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

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子有古今人已之辨煩而不惡乃所以爲簡也垢而不厭乃所以爲淨也此自箴語也

嘗讀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老子而知道也宜必有所指今卽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常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爲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

天地則有渾沌也故不欲別聖凡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渾沌然到此愈難矣

原心論 附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

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
爲杯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是皆欲
率其本真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
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
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
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
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

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
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
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狗
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
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儻然而往儻然而
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
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顧人亦莫之
察也有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青青而黃黃也

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
重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
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爲是俗心藉令賈於三
家之市卽其色與權量而上下其直則其論
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異之心實昧焉夫
知向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語嘿身之動止毫
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有並與繼者存
矣雖然有牯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則
其初心亦未可爲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
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
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
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
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
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奏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 奏為欽聞 並封

新旨敬瀝愚悃懇乞 聖明布昭大信以定
國本以安人心事臣等竊念建 儲大事
預奉 明旨二十一年舉行臣等自元旦
望 闕朝 賀則共相欣慶拭目 盛舉
比接正月二十六日邸報奉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用立以待皇后生
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

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
來行欽此臣等莊誦不啻數十過仰見

皇上嚴于 祖訓厚于 中宮真

聰明神聖之主也且蒙 聖諭長幼自有定
序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尋又奉

聖旨長幼自有定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
是 罔儲雖暫遲而立長則已定

皇上之心明于日月臣等何容復贅然而人心嗷嗷不能釋然臣等伏思其故矣記曰天則不言而信由今日而明日猶是也由今年而來年猶是也故信也自臣下請立以來蓋再三奉 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為非其情也

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必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

聖祖立嫡之條謂有嫡而立庶斯為瀆倫耳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 主器有託

皇祖在

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 中宮鍾愛

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則其願早正春宮猶切于億兆臣民萬萬

皇上以厚 中宮而緩 冊立或者未諒
中宮之心乎臣等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
既內決于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
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于人心不可拂
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
在其為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
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特有此
也

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至于

建儲一事屢示屢易則不敢知誠恐人將謂
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軍國大政機密要
務令一出而疑隨之精神不通指臂不屬
或從此始矣臣等職守南都不勝犬馬之
念故敢以在外之人心奉干

聖聽伏乞

皇上深惟

宗社之計俯察臣民之情仍行 前旨早建
儲宮 皇第三子 皇第五子
封典一併舉行則 大本定而 國脉久長
大信昭而人心悅服和氣流溢而
帝業光明萬世邅隆之治端可見於今日矣
臣等不勝踴躍祈懇之至為此謹聯名具
本專差辦事官朱祚長齋謹具奏
闕伏候

勅旨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鄧 為舊疾難痊再
承

新命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仍容調理併祈辭免 殊常陞擢以安

愚分事臣某于萬曆十九年二月蒙

恩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以
身病母老隨具疏 請臣日夜思冀

皇上俯矜至情特 需俞旨迺七月初壹日
 又接到吏部劄付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鄧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劄到
 臣竊念臣所以屢控 宸嚴者為母老及
 身病也今承

新命特轉南雍是使病臣踐清華而不虞于
 委頓衰慈沾祿養而不苦于阻修所謂體
 群臣莫切于此矣臣橫被 恩私益深感

激臣雖菲劣即當奉母就道勉圖報稱更
 復何言但臣素多病今夏暑雨不常臣以
 疴殘又為濕熱所中精神筋骨衰颯難支
 中夜思之蓋

皇上起臣于家又陞臣于家既以福過而生
 灾欲必于行又不便于行益以慮多而損
 氣此臣不能勉強之明效也臣江西至南
 都由江而下信不甚遠但臣母八十有四

不敢以冒風波之險是以臣每由浙行夫
由浙則驛路逾千舟車越月若以庶幾萬
一之心冒昧而往倘如前次行至中路忽
覺艱難然後具疏上

請是事屬煩瑣不敬莫大乎是且臣入仕二
十餘年中間多疾所苦歷俸僅六年有奇
耳祭酒師臣雖使積日積勞不宜輕授而
臣久卧深山驟躋華秩是少室信居高價

一而終南果為捷徑也嘗聞之文廟之祭以
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
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于禮義而
承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于
恬退而帥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
之心為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
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
為趨而滋其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

臣為戒而掩其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
典而開賢路之初指乎是以臣不得已備
以前情再哀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念臣被寵之踰涯察臣控辭之非偽令
以原官依母則命以義安徵臣不徼于非
分而官以序進天下盡仰其至公臣當此
極辨之 朝耕于太平之野惟日夜焚香
叩天永祝

聖壽抑且杜門寡過無負 清時又不在
一官奉一職之為報也臣不勝戰慄祈懇
之至

南京禮部等衙門 奏為奉

旨建 儲歲期已屆乞 定吉辰以正
大本事臣等竊聞 國家大事所以決之在
斷斷則成所以主之在獨斷則重我
皇上躬天縱之資立民彝之極以

皇長子倫序居先聰明獨邁 豫建之旨屢
渙

明綸定于萬曆二十一年舉行

冊典所謂斷以成之獨斷以重之為

廟社生靈長久計至深遠也今正當二十一
年之期矣臣等竊謂

冊立之年既已定于

聖斷則 冊立之日亦宜請自

上裁茲者東震發祥青陽啟泰 春宮正位

正協昌辰早 擇上吉昭示寰區非特臣

等願之四海臣民實同願之臣等每見

皇上命令信于春秋如日月天下孚焉况

承祧之重 主器之託非他

詔令之比則 九重成命諒已預頒在

廷諸臣必先快覩而臣等分職

留都遠逾千里觀聽稍遲懸望為急况身在

國家根本之地不能不重

宗社根本之思此臣等所以積誠紆悃懇切
以上

請者也臣等竊見今歲元旦以來陽氣昭蘇
風日融暢則共相欣慶以為

皇上德參元化動契天心

大典將行嘉氣先見而西夏大捷之
詔又遠頒布神人胥悅千載一時也行見

罔立以後 重道親賢習成懿德 問安視
膳仰奉

宸懽和氣大洽于 宮闈休徵將遍于海宇

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曆端可不卜而知矣臣
等不勝踴躍待

命之至

表

賀登極表伏以

聖人不世出應五百年天地之貞元

帝王自有真肇億萬年子孫之奕葉神器有
屬人心改觀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莊敬夙成 正位

青宮久卜前星之瑞 授經紫閣益占麗
日之明忽傳

先帝之遺言仰識 自天之有命孝思不匱

雖嘗南讓再北讓三曆數攸歸終當繼其
志述其事近追 烈祖先

世廟以五年遠考英君蚤成王之三載昔嘉
震索今覩 乾清 五位龍飛利見大人之

造群工虎拜各懷我后之歡但尊為天子
固宜德為聖人而無疆惟休實亦無疆惟
恤命不易保民罔常懷作之君作之師勿
謂可恃 祖有功 宗有德實所當承伏

願 謹情竇之幾微毋斲在璞之質 念
堂構之艱大常存履薄之憂

睿學益勤使年與智而俱長 老成必信俾
上與下而同心則 國祚靈長不必卜年
卜世而

先靈永妥克稱文子文孫臣等不勝懼悚踴
躍之至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上王荆石相公

自戊子得請歸承懽子舍已無復身外之想
矣未及三年輒承命召召矣又為改官改矣
又寵以上案此非門下軫念草茅不欲其泯
泯無聞也何以有此亦嘗顛倒而思之實無
分毫足堪門下之意而至以非常之事再三



推挽則昌黎所云日隔之踈不專之望皆為
虛語此之為誼即銘心鏤骨何足喻哉昔承
報書謂八十老親厭嘗芹菽恐其見獵而喜
生把玩至此涕淚交橫不能卒讀夫親而八
十日以為年而晨昏所進又未必甘脆謂生
不以為歟是欺門下也當此之時遭遇骨肉
之知得奉

聖明之詔出而造士因以入而悅親謂生不
以為喜又欺門下也但念其行也舟車累月
驛路三千非老人所宜則前事可見矣而生
又不能遠離蓋生少病虛弱一日之間常無
故而四五驚惟老母至旋復自定以故母子
依依亦習慣所然非一日也門下乃謂生別
尋得一勝義夫聖賢之心即衆人之心世豈
有外日用以為孝遺人情以為學者哉且不
能口體之養而藉口養志以賣聲名不可為

人矣比見鄒刑部及接曾司空書皆道門下
惓惓不肖生雖山居亦聞門下之高風矣持
已嚴于一介而愛人悉于寸長即秦誓所謂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薛許昌所稱清如水室
重如泰山不加于此夫自處高則不肖無所
投其隙好善切則賢者樂而見其長此古之
賢相所以樹榮伐于當年而垂休光于來世
也士束髮受書自經史見其有此當羨慕忻
為執鞭而况辱在知遇正宜自慶所逢進侍
左右或有所論說少助其輔理庶幾托以不
朽而乃務自絕豈人情哉自得除書鄉之長
老競以大義相責且曰君相此舉盖厚恩也
不務竭誠盡智畝報于分毫負孰大焉嗟夫
生自知之豈待人言生亦不敢喋喋自入于
文徒恃此心之無欺而冀相公之心諒之也

其二

昔之附書劉使也老母雖小不快投以良劑
脾胃益強頭髮盡黑私實因懼為喜至二月
之三夕呼吸稍粗尋問兒都在否曰在遂長
逝矣盖不孝直至是而後知予母之捨予也
痛哉仰辱遠矜兼承厚奠跪而告之九原有
知其慰於此不孝不能忘先慈能忘大德乎
且重念雞骨曲寬兒啼至引太夫人相提而
喻嗟夫太夫人百順畢聚當代無兩豈敢謂
分数若老母中歲食貧劬勞備至而造物欺
人又虛以老健因循菽水年復一年不能比
于口體之養安謂養志乎乃今然後照覺愈
周智慮益密則無及矣祇足斷腸耳詩云瓶
之罄惟蠹之恥此恨悠悠直到死也厚意不
敢不拜舍親萬督學行伏苦附謝有淚如河
閣下與督學皆見道分明茲相參證當成千
古功案草草

其三

差以明日行而前差適至伏讀來諭仰見汲引之真而生非其人也鄙情已詳前書中承念衰慈不忍啟口此初心所發最當天則幸曲成之伐魔之訣豈生所能蓋嘗聞之矣夫學道不難降魔而難于化魔故當之者汝爾皆忘勝負雙泯直以是心而普度之使共登彼岸曾不作邪正二想則雖有大力魔王翻然變化作護法善神矣又聞學道心堅則天遣諸魔試之百般撓亂以徵定力故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茲相公出山以天下為任而趙侍郎潘尚璽數道相公心平氣定迥異往時又安知非有所遣以試也偕隱之示竊不敢聞事勢至此非相公精白轉移上意恐氣脉壅閉未知所稅駕已少忍須臾以竟調燮顒望

答殷同仁

未發之中生求之有年所矣政在似離似合之間忽承下問直是通身汗下蓋難言之夫欲觀氣象豈得不擇擇之豈得不思竊嘗參之先哲之為言也不涉差別是真擇不起意見是真思如此則不着色相是為真觀如此則不落方所是為真中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豈嘗諱擇乎亦曰慎思之而已矣白

沙先生詩云誰會求之未發前以此知求而不會反成機障故自先儒垂示以來中間幾人從此悟入故曰難言也易之為物也神知變化不可得而執不可得而窺何密如之此心之本體也聖人見乎此是以洗心退藏于密洗非有功藏非有所是易也即謂之大極謂之中皆可也中也密也其體也靜也動也其時也故喜怒哀樂中未嘗不存也知來藏

往密未嘗不在也臆見如此不足以為定論
以非悟後語也惟裁教之幸甚

其二

辱承條問豈不佞僕所能對雖然試漫言之
而漫擇之夫子不為已甚此孟子形容盛德
到至處蓋天下雖甚高難行之事皆可勉而
企焉惟不卑不高一切見在則雖有聰明無
所措心雖有強力莫能置手故百姓日用而
不知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此分別
也先天後天原非二物無時而不先天亦無
時而不後天故吾人非先天而天不違必不
能後天而奉天時亦非兩事也孔子仕止久
速各當其時豈易言哉他人稍涉擬議少有
畔援便非先天亦非後天矣仁智亦非二物
今夫人之手足痿痺便不為仁不仁亦不智
不可分別明矣有所分別者則易所謂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故孔孟
言仁便不必言智言智便不須言仁矣雖然
智豈易言哉天非智何以不違時非智何以
奉彼謂巧不若拙智不若愚則人之自任意
見自有肺腸斯為可惡耳大匠誨人以規矩
不能使人巧巧巧與規矩亦未可分蓋巧者規
矩之極也不至於巧不可言規矩故曰工夫
不到不方員規矩者巧之的也不合乎規矩
不可言巧故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唐士客滿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倘不鄙而終教之俾奉
以周旋為益豈有量哉望之

答張陽和

所諭沈蓮池信烈丈夫也以是斬釘削鐵之
志直宜一日千里矣向泗源歸聞有觀察之
說弟時未得其詳而故漫聽之既讀會語乃
知當日如此紛紛矣夫道無諍諍乎哉弟無

知豈敢復滋多口但以二君觀察之辨為剝而龍溪先生性意之說未詳也夫性者不思不勉天之謂也意者有識有知人之謂也彼其求覺者果不落于思勉則毋論觀也即推求尋逐皆性也何則分別亦非意也似不得獨以觀為性也倘其求覺者或未離于知識則毋論察也即靈心絕待皆意也何則聖諦亦階級也似不得獨以察為意也蓋觀察皆方便之門但可以止兒啼不問何葉也性意則天人之分即有以似楮葉必非真楮也故以為諸君不必辨觀察而但在辨性意也夫慧法弟嘗用之最可以摧惡知惡覺顧此中最忌能所况與蓮池早夜想既脫然於此倘韓子所謂進其厭飫者耶弟又有說丈平日崇正誦異耻作禪語以為論道而借詞焉者是助之辨也弟深以况為先得我心之同今

讀來教一則曰本來一則曰金針豈俗所謂
導人早行而自犯暮耶使我廬居幾乎見齒
偶因鴻便附候興居

答洪陽張相公

向者謬有所請正于兄自謂對治之藥顧能
知而不能自勝今居然故吾耳蓋障緣夙今
獲兼內外放一拈一竟非實際開我迷途恃
在光覺也草草

其二

昔者行藏相謬頃皆出矣南北又背而馳握
手論心知在何日若猶未免有情能不悵邑
兩年之事殊駭聽聞吾丈正以應之不甚作
苦所養可知起居近復如何弟最善病蓋三
折肱焉由今試之藥物無過於精神工夫莫
要於還返惟兄留意即讀書亦但借為收攝
之助若貪多務記未免傷神矣弟歸來侍養

寃憂俱安近結茆深山之中一意收斂必以自信為歸歲月易流志氣易損人身難得至道難聞願與丈共勉之

答宋懷川

向得舍親書聞兄念弟至于泣下此何以當也先君初逝弟有失養之悔而鬻厚塋願貧窶不可為悅而今且未有土蓋人皆以宦視之猶可用者輒居以為竒今節索于食飲不足供尋山之費昨陽和年兄送一堪輿至弟復之曰彼獻地者謂予宦而過希之也即生龍能躍能飛安敢一盼焉彼善地者謂余宦而厚望之也即景純移山叱水安敢一勞焉此弟近日之苦也徒以先君生平庶無罪悔天必有以授之耳丈請告似不必決古人有言珮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志在東山此極則也何如弟近病暑避跡道房既滌冗情偶

窺聖諦因書座右曰得意常自咲無音使誰
知蓋近解也顧力薄而量淺未知究竟何似
然天意良厚矣不知何日得與知己面商之
但此道在形迹之外各不忘此志千里如同
堂也草復不悉

答蕭慕渠

頃文學忻傳以為師模孔邇矣已雖有兩浙
之命亦四方所觀也士習雖漓但人性皆
善門下以正學神之必收俄頃之効也
雍嘗書壁間云人多待教而興天則不言而
信非漫語也又非獨士習也文體亦然主司
所嚮在純而欲人為竒不能也主司所嚮在
竒而欲人為純亦不能也蓋其操進取之柄
大與空言不同廻狂瀾於既倒非門下譬立
千仞不敢望矣潦畧附佈不盡所云

答夏仁吾

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二
自聞新命通國士民如赤子之得慈母彼今在困窮嗷咻而呻吟之甚於往時也弟嘗謂有非常之時未必得非常之人然有非常之人則必當非常之時。總之視天有意無意視此民有福無福從然而然如吾明公者真一代偉人江之右望。聞府有日矣及今列戟便值水旱相仍公私匱乏他人難於措手之時天之意此民之福不可知乎。昔人論救荒

然之曰信惟好生之精神通於肌髓故雖水火皆欲緩頰與之死以待拯援則今日之謂也弟短行薄德見厭於鬼神數年以來備嘗骨肉之變枯桑寒水鬱鬱獨知過辱。矜憐徒有銘刻草率附佈。起居炁氣正嚴加餐自愛

與吳安節

間者奉訊惟是輿人之誦不敢蔽豈其倏也

辱報音兼承清貺以潤枯滌煩其何惠大焉
感之甚讀公子佳章質而不浮蓋有意乎先
進之為文也倘所謂鳳麟趾耶莊生言水
之積而負大舟風之積而負大翼則惟公子
留意生歸來忽忽成歲清夜思之居然故昔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
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誰乎
惟不督之使還謹謝併佈腹心伏惟昭察
不備

其二

久不聞問缺焉有懷門下山居與賢公子共
進此學所得可知他日出以經世施為自別
昔人有言天下歸仁便有為邦氣象非虛語
也生冒昧出山教而知困忽復超轉甚以自
慚三教異同生平生不敢言譬如居人間而
談天上之事縱說得分明總為臆見如何如

何令弟已准刷歷草率附報不盡欲言惟為道珍重

與徐魯源

僕懷山斗之仰為日久矣往在武林幸承清
讌於今不能忘日弭節豫章而僕以病軀避
居深密無因一望見顏色誠其精神不敢自
外亦烏在為事其大夫之賢者頃撫院深知
左右之賢以敝邑賦重累左右夫敝邑之賦

噴有煩言于此五年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僕不欲言之矣是以惟上之令是從惟
天是信嘗移書張學士曰不應增而增是我
代人輸也我代人輸者天必陰益之而不知
也不應損而損是人代我輸也人代我輸者
天必陰損之而不知也私心如而是而已適聞
左右周以詢之深以思之不見其喜不見其
怒數年所展轉五月而定此非精微其心無

所遲回何以得此竊自意已于事而竣當修
尺一為父老子弟謝而為左右所先重以腆
儀試以學問何高誼也僕不知學竊嘗求之
于遺經而聞之于父師蓋未之逮而竊有志
焉今左右教我曰時行而行時止而止卽此
便是修身卽此便是繕性至哉斯言敢不拜
賜雖然時未易言也方所未化便屬畔援意
見不忘終涉倚着時未易言也夫學非始于

堯舜乎彼其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之為言也則時行時
止之謂也微之為言也則不落方所不留意
見之謂也故惟微而後能時言時者莫辨于
易之乾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見群
龍無首吉斯所謂純乎一天不以人先之也
是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謂之神龍良亦言
時矣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古今稱聖之時者只一孔子
觀其學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此微之至也孔
門又只一顏子孔子以復授之復也者復此
微者也象曰先王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
不行省方主于察則向所謂意見是也商旅
主于求則向所謂畔援是也顏子見乎此是
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故曰惟微
而後能時如珠之走盤只是一圓輪之運鈔

在微至此千聖學脉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
之異端知此謂之知幾見此謂之見易故曰
難言也僕不自量妄意茲學亦既有年間嘗
試之不究于用是以退而自求以向所謂微
三致意焉茲聞左右均賦不動聲色頓息群
紛則知微之效可槩見于此矣是以敢盡言
之雖然莊生有言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又安知五十之非四十九年非也僕近

以用力稍專則前月所是今日有不是者矣又安敢以所陳
昨日所是今日有不是者矣又安敢以所陳
為定說乎惟左右矜其愚不責其狂而終教
之僕其幸甚斯文幸甚

與殷同仁

久不聞問以為茅塞之衷無可以受切劘忽
承來教感不可言二業合一先儒曾言之以
生所聞莫要于識心蓋此心之中無所不備

雖今陷溺之中與聖人不二故人惟識其真
心則何真非俗何粗非精今心體未明諸凡
有為盡屬意想當其講學則見理而不見事
不知其即事當其業舉則見事而不見理不
知其即理其所謂文章非真文章而所謂學
亦非真學也知此而明經明倫可推已故孔
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
思何慮孟子曰其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其

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總是教人識心。雖然難言矣。門下致力此學為日已久。想其所得當已真見本心。不徒如世儒調停于內外動靜之間。以為至當。故敢述所聞竊附于博玉之義。伏惟教之幸甚。幸甚。

與余十竹

生避居深密。與事漸疎。辱使下問。不知所答。雖然竊嘗有聞于父老之言也。則壞之議五

年于此。父母以數月停之。自宜所在為快。若以敝里已不敢復有煩言矣。訟者非必有大故。往往以一言之隙。快志以逞。其後實私悔之。昔者先大外祖觀察蜀中。門之外為立三思亭。大書其中。述訟之利害甚悉。其赴愬者引置其中。思之三日。其間或自悔。或親友解免。二日而去者十五。三日而去者十三。蓋其愬也。蘇子瞻所謂勃然之時。而其後則翻然

之會也故父母麾之則唯唯者中其會也不
願就里黨而願親鞠者就其清也勾攝一事
亦嘗欲以白左右者今左右念及其擾則其
情具見之矣昔者或以屬里黨或以屬原告
亦惟是之以倘左右憐而罷之使各寮倣之
亦卹民隱之一端乎若四差自支則未敢輕
論此必有以便于小民動左右者皆借辭也
條編未行生猶及見其事矣彼之入鄉也必
倍其求與以粟貨必低其直往往一錢償及
二錢一兩償及二兩而送迎烹殺不與焉小
民則又甚矣頃集一二宗老而謀之皆蹙額
痛心直欲庶幾于不肯之一言以為我輩小
民自今雞犬又不寧矣生嘆之言者以為矜
恤若等也而柰何生伏思之益又懼焉夫變
征輸之例也誠懼其變條編之漸也此必有
以不便于小民動左右者皆借辭也莫小于

下邑窮鄉矣。又莫小于寡婦孤兒矣。但辨其常供則終歲高枕而卧，目不見胥隸，耳不聞追呼，其何利大焉。生敢以為必不可變者也。百姓之仰父母如黍苗之仰膏雨焉。若終膏之為兩臺，陳說其利使終不變，則十三郡八十邑之民皆沾其潤，豈惟敝邑承下問若生以隱左右是生也。其膏也，其又何罪大焉。且生于周問，卿譬諸草木，其臭味也。辱通家之好，敢不盡佈其腹心。惟父母熟圖之。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豈敢謂然。然好則有之矣。草率附復，不盡。

與楊掌科

頃閱宦籍，知門下還朝矣。以視山中，能不作二見否。或厭寂或忻寂，或主于同人，或主于自異，皆畔援也。生無似，謬承寵召，敢不式端其行，顧學問不新，委頓如舊，強勉復出，虛糜

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大官為罪滋甚是以具疏再請大非不得已倘藉庇得遂所私山林之中庶幾無疾病為幸多矣亦又何求小价行謹附起居言不盡意惟各勉旃

與許敬菴

易卦宗坎承教再深思之甚感此事三十年辛苦稿中所陳皆憑自心分寸明曉可入手處實詣實供非於世間揀擇一個好道理

做文字也故不待今日始深思也。文倘假須臾之間再讀一過挈其前後綱領似不必疑吾言矣。雖然學難言也。滯陋者固無論高明之士道將攸屬然英華外朗者闇內照之精志意洪踈者鮮堅凝之慮。由求師偃具是豪傑而比跡顏曾甘心俯首誠以反己之明不足也。叔世論支人心浮動解逐語生。事由念立。一切自謂為是無危微不辨之懼又大非

前賢志有從而昧所入者之病而已此弟所
深憂也白沙先生有言夫道自我得之自我
言之可也弟不肖誠不敢謂於道有當萬一
然亦嘗竊耻非自得之非自言之者其中要
或有存焉蓋多病多過之身杜門內守念地
紛危百藥無效久之惟反此一線心源漸還
靜定稽諸大易頗明宗趣是以思與同志洗
心退藏庶幾天道聖心之微以共臻無大過

之域用是輒忘鄙陋而非敢與世之啾啾者
爭衡也此又弟不自量之罪也然亦願兄之
深思之也夫坎心源也卦心源之象也誠下
氣凝慮斂一切外浮之思則自有淵然藏密
者在而奚象之泥泥象非反已之實也嗟夫
學可不淨心源則已如必淨心源乃庶無大
過則千古一脈誰能清之願兄之深思之毋
忽又重以教我也蓋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

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不然由求師偃未容輕議也。羅兄事極蒙至意所諭處已處世云云。極當白首切磋。尚端有望。羽便敬附起居百凡。惟照亮。

與朱鑑塘

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此時。而吏治日益壞。以弟所見聞。則阻隔民情而壅閼主德者十

人而七。然上司或不加察。往往以污薦剡。此何以懲焉。巡撫之命必以中丞。正謂察其便民者而留之。其不便民者而去之。蓋以察為撫。其指甚明也。以公祖之素必多望風解印綬者矣。或有一二不自知非倘見不賢焉。宜不為此姑息也。昔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為時矣。如何如何。初四抵京口。移居官舍。老母眠食頓增。休暢皆公祖

之賜也草率附謝恐入山漸深無因聞問敬
布所欲言伏惟矧察

其二

三茅之靈弟所素仰雖不能往頃陟棲霞猶
三望焉弟之此歸實私念過吳門奉仁者之
言以往不謂還節句曲咫尺千里良用惘然
弟母子仰承覆露有日矣更辱垂念分俸解
衣然猶一則曰不煩有司二則曰不煩有司

三引同好以自明但使弟有所借辭而必受
焉何念之深也敢不下拜花紵敬附歸蓋弟
今還初服無所用之而猶記兄嚮者所服已
大不鮮敢以易之卽當區區也雖然伯夷不
取則亦已矣猶必分所有以與人為伯夷者
不亦難乎知伯夷之不取也亦宜不取矣而
猶必受其所分處伯夷者不亦忍乎鄒比部
之轉移全恃師命近劉驗封歸自京師道諸

公所以周旋大異所聞幸公祖明以此示之以釋其有虎之疑而開其得鈇之悔或平旦清夜之間為一翻然未可知也驗封有人還吉州伏乞留神此非徒為比部而為國體也

答曾見臺

往聞新命亦用懽慰即不盡塞輿望然為之兆矣矧京察伊通關係非輕簡而任之非泛泛已也近事殊可駭國有藩籬人懷荆棘自

非忘私之君子渙小群以成大群則何以鎮壓喧囂而整齊雜亂故所望於門下之出實為挽回世道非為一江西仕運也言江西則私矣天下之事非一家之事天下之人為天下之用再疏不允恐不得堅卧惟門下熟思之生薄德厭於鬼神四月有幼女之殤近又罹荆妻之變延陵洵超漆園誠達相繼遭此或亦未能脫然知在道義為我心測冗次

草率附復不悉

答鄒爾瞻

丁右武歸曾奉箋 教感記存之雅既因病
懶未能作報亦以茅塞之胸愈自憤憤無可
以請益是以至今缺焉昔者以為 門下奇
男子也近聞肆力性命不作好惡不倚意見
是豪傑而聖賢之豈不大過人哉昨與曾侍
御深為嘆服頃讀 手書至有一毫醜醜心

與衛衝往來不殊此之入理良已細矣夫人
求醜醜而不得而丈已見醜醜之害豈易言
哉豈易言哉新轉殊快人心晤曾侍御始知
有圖南之意 丈心事天日豈有所飾然以
蒼生之望必不能得所欲也是以僕托侍御
致言既 再命便當不俟駕以往不必復遲
疑也比朝中又復紛紛潛移而默化之非有
道而誰望焉 厚貺不敢不拜即欲伏謁江

于輸此款款而來役謂 仙舟已東上敬令
一介追送它日赴 召先移示之僕當候于
道房也疏稿謹歸山中人無以為敬薄具畧
見下情惟 麾存萬萬

其二

詳引 先朝故事總是張未有之典發必出
之心夫為養而請便為養而遷此之 錫類
逾深而用情益至矣但久卧半山驟躋華秩

倘辭少而受多是以退而為進 足下謂我
願之乎章文懿以矯世之身受作人之任典
刑所在施為自殊而生則異是矣意氣不強
學問無力而借言大義冒處高官此生所不
自安是或一道亦所以報 君父也若羅文
恭之云則 門下士號入室者未聞之恐屬
傳說矣毛義之喜自是真性但今 兄處其
劣而弟居其優固宜其難聚也龍德之評至

哉斯言顧今去此尚遠未敢輕附二十後遣
人再請惟是勞費在命祇以自苦草率佈謝
不盡欲言

其三

舍侄僭行曾附報音想承省覽 洪陽兄大
拜世道有賴都中事體倏忽滄桑靜言思之
誰為不變昨見與徐侍御書論假君子一端
至此斯言今人心目不明徒相其皮毛其不

受欺罔者鮮矣產藥再奉六九八月既滿然
後服之十日一次一人止服三九服之先晚
用好酒浸化次早空心以酒熱飲之酒多少
隨量也弟正初方可行恐小价粗知事小疏
不允還從天官寬限矣但恐彼時 丈又北
上矣如何差還附候不他及劉僭見幸為言
徐揚州別轉矣難言難言

其四

再疏不允由臣子分義便當即日就道但天氣漸冷恐非老人所宜且緼袍久敝財主難尋不得不從容矣 洪兄大拜殊慰蒼生之望世事滄桑大為可嘆茲以舍侄婿劉用晦北上謹附起居不盡欲言

其五

不奉 教言忽忽又踰半月倡莫予和疑莫予決非吾 丈之思而誰思昨吏部又推兄

乞祿仍未得 旨此事須從源頭轉移方可下手而急遽了事反近於亢宜其落空也考滿一端自 兄行後凡九列臺省無不謂宜北上者蓋曰丈惟一行而事君之禮斯為曲至胡太常曰此正起敬起孝之時弟聞之為斂容頌 兄莫執前念莫聽偏說細詳事體尋繹衆思勉強一行其人之毀譽一切置而不論斯於本心乃安耳惟 丈翻然要知人

情之同卽為天理弟復叨改甚以慚惶旦晚
歸矣東湖之濱復修前好言之神馳

其六

弟此月二十日奉母抵家矣卽欲專人從
丈奏計至之次日舍侄見從者於江干謂
丈遣人疏請為當事所阻而歸弟聞之喜甚
弟非敢以世俗強賢者蓋聖賢之學臣子之
分目宜如是故昨沿途詢之公言無不謂

爾瞻當行者人情卽天理也幸勉之意味深
長久當自見 劉宮允答弟書論 兄之當
入亦自懇至謂已有書勸駕則曾大理必有
可知也外寄書四封幸 炤入弟欲遣人專
勸而以途中溽暑從者皆病莫能興適敝門
生胡子肱往貴邑領盤纏謹附以 上意滿
口重言不能盡總之只要 丈翻然北轅以
慰群望使 國體不損山人之願足矣胡生

能文幸正教之尤感熊羆消息如何專問胡
為舍侄師恐其纏繫之義則舍侄未免荒廢
倘借鼎言三五日曲處之令得早歸實弟之
感也千萬千萬不言而喻 洪兄處弟微露
其意彼有喪心之誓且謂交道皆可絕則其
情可知矣鑑塘兄亦謂有書促且云高明之
礙轉覺難通全以屬弟以 丈素知我非妄
強人也

其七

昨 張相公寄來奉左右書情辭懇至 大
疏必止不上卽上不允也旦晚望來省一談
恐盛使轉便當為北上諒不能久駐江上矣
鐵心肝人却只喜見鐵心肝人也徐書附去
原儀謹歸未同不當受新吏部不可受但以
意甚婉至故答書專以新轉為辭 丈書中
亦希為道此

其八

屢得張相公書只謂大義所在丈必宜行昨
劉封部歸自京道其意懇至無一語不在左
右而荆公交泰一疏中間甄別宜先一條專
在左右又明甚不知前語從何而來要之群
心難測或欲推墨以附儒故巧援儒而入黑
豈得不以理察頓為所惑至後君臣之義耶
封部入秣陵聞之大以為恠今舉南京各衙

門皆謂弟於丈分誼不淺至于君臣之際默
然不為校正安在為忠告善道弟自思之實
無所逃罪也前得讀李總憲書情義甚正殊
非沉語願丈勉之秋風初動鼓棹揚帆以對
天下無令附正之人終日藉口所以報朝
廷大無量也荆公疏甚苦天下人見此宜皆
洞然有不洞然則難言之昔人云若教鮑老
當筵舞更覺即當舞袖長殊可咏羽便草率

知字先生文集 卷之二
再懇千言萬語惟買舟束裝之為望蓋君臣朋友之義皆於此乎觀焉勉旃無多談

其九

前於焦山會一與政府相忤之人又於浙中會王弘陽皆道此事則皆謂荆翁之出實以此為第一件而收拾天下之人心如某件某件亦皆所欲為今李中丞果出矣此事亦當旦晚可轉但無柰諸人好名不當事體今日

推明日推其迹全似亢也今實宜丈自入與諸人言更不煩盛雅但從中間轉移便權出主上此要緊一說也弟今在鄉有半月過生米幸一問之此事却須酌量不得徒任一已私意荆翁亦謂今乃弄假成真蓋主上今實在念也無忽尊人在堂萬宜慎重今豈得學少年時耶昨草草數字今又附此客至亦不能詳總俟面悉

與丁右武

頃聞 新命甚以懽然入則獻納出則激揚
豈不誠清要哉三復 手諭悠然有遐思自
待可知雖然 丈邃養有年所矣此正得為
之時又何必生他念也弟山中寂寥得一畏
友豈不誠快顧山居甚難弟移疾忽成半歲
深夜自省居然故吾不敏之效更復何云昔
人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閑故
知非自振勵卽深山密林無益也

其二

望中幸奉涓臯之間卒卒未傾所藏既專一
介贖以潛說引中庸之尚綱併老氏之守黑
佛之深心為證而未及也今其書放失無存
然大旨不過如此昨管東溟謂兄豪傑也豪
傑而聖賢之吾儕有望焉此所為愛 門下
良不淺其在區區又可知矣 荆老辭本想

已上但今 朝堂注想且將再命三命必起
而後已 荆老卽欲遂其高可得乎 趙定
字有 新命想亦當行矣正人滿 朝救得
一分便是一分近聞以西北墾田之事專
勅徐符卿為之此 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利
可喜也然須諸兄主張寬以歲月若以千萬
年之利而責效旦晚必不可也更須重其事
權如巡按直指無言而不行無彈劾而不允
方可成事不然一縣令不當其意便廢閣矣
乞為定字兄道此若憇成此件其功德豈易
言哉

其三

惟 姻家山水閒曹耳恭承 大貺何過也
感謝感謝久思左右過家當啻為信宿之聚
蓋曰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昨聞王程孔
紆則天憇之也喜益甚儻左右索我于形骸

之外偕一二侍者往教於松桂之間亦自超
脫若猶未免為迂節乎則莫如萬壽者惟姻
家圖之諸君徒外臬其漸自如是獨墾田之
罷弟為大不懌者連日弟嚮者嘗與默兄言
此事非真得其人莫若留客談一書俟後有
能者繹而行之不論今與後已與人萬一行
而不竟後復有議及者乎不幸其言中也總
之所關甚大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人所能
也

其四

水災當為低鄉極言之語間宜專意低鄉庶
幾行賑為易以其急若彼而或以緩者察之
難為處矣昔人之言急者則曰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今處暑矣猶然在波濤泥淖中又何
幾乎是絕其望也幸兄以此情達公祖父母
須不惜破格圖之若董董舉行故事恐非計

知年外生文集 卷之三
三
也有以魚蝦可食為解者此猶能結網者也
有貧者有老病有無夫者計能出此乎念東
知此最悉萬惟面詢之而一一以指陳當塗
庶幾救萬分一手雖然兄功德於是無量矣
昔人云救人一命勝造九級浮屠况所救多
乎千萬勉之弟嘗欲有言而自分寂寞不敢
越俎而談願桑梓情深不能已已是以煩兄
一曰之弟貧無能為贈贈以無量功德云冗
次草草長途珍重別有商量須面詳總之須
專精神耳人既不足恃而已又有不盡豈見
戲也弟輩年至今便覺鼓舞之難故須藉諸
丈併力合誠庶幾萬一也

其五

凡上下相交只用至誠縱有婉轉總是欲人
同歸于善非以機智相先也倘同已則相照
異已則相嫌未免紛紛多事矣如何如何弟

近見在仕者多就自家起念而無實為天下
國家之心故漫一及之

其六

江干分袂相視無言計程宜踰嶺矣聖人即
義即命賢者以義安命此親家素所自明但
一番提起又一番新耳且肺腑之情烝也無
戎所願神深氣和遠凝來祉則計無出此者
前書似宜遲遲從別致之益自尊重且當事

豈不審夙昔而有所待乎然亦惟尊裁從旁
而談人事終隔一層朱子謂設以身處其地
弟謂惟聖人與萬物一體絕無遮碍然後可
設若猶有已在則以此度彼猶為二之聞粵
多山人亦須擇交此輩皆借資耳且昔人有
云慎勿以窮愁形於文字也於此二字必無
之矣亦或勿以意氣形於文字乎間繹舉子
業作時義數章叅內典說偈幾句言古人所

未嘗道今人所不能所謂文字莫大乎是先
慈尚無定卜聞便翔謹附起居氣候不齊
惟為道自愛元禮信知自揚新作便開濶有
思附聞助喜

與陳玉壘相公

蓋自門下歸覲則日夜西望庶幾終教我乎
不謂進退錯迕甚以惘然恭聞門下超悟自
心有年所矣日侍講帷陳說仁義稱引帝王

致主上改容而聽其說是蓮之在火也淨
名經言火中生蓮花是則為希有豈易言哉
豈易言哉某根性下劣夙未隱于左右之知
所謂在俗而真亦幸有聞焉而情見不化如
衣敗絮行草棘中祇自牽係是以退而自安
庶幾以生之不可學門下之可今門下督過
之曰何不遊戲金馬門而必獨徃之快豈謂
某懷安乎某非敢如此也武林之內固息是

求亦既成歲不得所欲其未能即事即心之
効可見于此矣遠辱下存殊慰寂寥後旋謹
候起居併佈嚮往千祈為道珍重

與張陽和

辱諭交際一段某非敢恃已挾氣廢其所謂
當然者也使交者而止盡其當然則又何說
彼以當然者之無以自見也輒以意增加久
之眾皆習焉加者又當然矣則又加於所加
之外凡若此者蓋非某敢異於眾人乃眾人
異於某也某稟氣寡諧病久成癖夏畦之態
非但不欲也亦不能矣若謂已名第僭踰而
萌加之意是亦醉而益謹貴而益謙皆非所
謂任真者也某敢為是娥眉之態哉唯丈終
教之

與范晞陽

門下遊心沉寂專意撫摩浮華盡剝真實獨

存古循良未之先矣所謂存之而能神者恃
有此實也某嘗謂官府之大勢監司權最尊
其勢隔邑長民雖親其職卑若夫處上下之
間據尊親之便惟郡大夫而已如一頭兩足
而血氣流貫乎其間所繫豈淺鮮哉但近世
爭務炫霍認機械為經綸以卜度為密察非
不可稱能吏然去渾厚遠矣今幸門下為之
移令人企慕不已某臥病十年精神無幾

近欲收斂向內而萬緣環轉往往有滲漏走
透之弊蓋信務實之難也門下其何以教我
與戴如平

某不敢以憂時為急獨桑梓未能忘念幾見
南來者輒問門下大政而南來諸人亦輒道
門下愛民真切如出一口不勝大快先民有
言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所謂賢父母者惟
其誠也孟子亦曰至誠未有不動者鶴之感

也以喉龜之化也以視天下真有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比學術不明義襲成病以莫測為沉潛以飶人為智覺急催科謂之恪職抑富善號曰擊強即有設施總非真意恐非所謂如保也而何以動人乎哉是在門下轉移之虔切虔切

與熊復吾

弟薄行又有荆婦之變謂不痛心非人情也

辱丈遠憐特勤厚真令小兒跪進之九原起色感刻難言但其臨終自擇時日遲速自由正躬端坐弟於是不能測其淺深矣更承念病骨寬以好言其用情也真其引義也大敢不奉以周旋京兆有人民焉有社稷焉安得稱閒閒者他曹也傳聞壹意自巖居塵不染所謂樹風端表維其有之仰止仰止使還再拜以謝痰咳方甚不能多談

與馮番禺

生不敢謂緇衣之好每見士君子卓有遐心
輒深嚮往非必同鄉里也足下守嚴冰槩氣
足擔當聽家兄之言而望足下之顏色真致
遠之材也但僕有區區之私願請于左右者
則謂道在平易而不必為奇。學在深沉而不
務自見。唯平易斯益奇故曰君子所以異于
人唯聞然斯日章故曰古之人修身見于世

足下以為何如生緣杜門未遑造謁謹佈衷
言竊附贈處之誼臭味苟符千里一室伏冀
留神

上袁洪溪先生

昨開舟而後知遠師席也甚以悵然諸凡厚
情不敢言謝楊京兆畢竟君子人也多記善
敗足裨見聞陳太宰志在獨往中有特操生
嘗自覺其不及而胡太常張中丞言皆中窾

朱大理意在匡時徐鴻臚能清而不迂似疎
而實密以論今日之南都恐亦一時之盛事
也先生本諸公所仰止倘更虛己而親之受
益不小今士習之澆漓民生之荼毒未有甚
于此時者也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
非有天覆地載之度量泰山喬嶽之規模雖
自救不了安望救時乎此生之決意西歸寔
自知之審非敢負主恩也唯先生留神



與劉幼安

弟近日實病日望兄來再假舊止同某某一
聚入鄉還是新庵良便雲峯雜沓有舉業文
學讀書其中碧雲則弟亦常到其淺隘尤不
便度暑思之思之

其二

三年朝夕為益自知不幸大故痛割之苦且
時以靜對而輕突爾分袂謂能忘念欺也氣



候清和太夫人以下自萬福學問已見頭面
但與二三相知密修密証其味深長講會不
必與亦不必開口便談禪道一而已此猶是
揀擇蹊徑也崇役入京附起居大槩閉戶讀
書入館供奉今日善則至囑

其三

弟薄德又失糟糠之助傷痛難言但其臨終
去留遲速悉能自由即得手人未必能及豈

所謂隱鮮而顯行者乎自葬先慈輒謂媳婦
之事已完無日不可死時對小妾常謂無福
見媳婦以是未滿意亦先幾也墓中文當以
相懇劉直洲及許灣而逝亦自不亂聞其蕭
索一寒儒直可庶頑立懦也可痛可痛先三
日屬我銘兄為作狀將易簀猶申言之弟不
敢辭須兄狀早就也兄剛嚴清正然聞若不
平于世情此非所望牛馬隨呼總之不應倘

定日夕生之 卷之三 四
意氣未融辭色必露俗態窺之亦覺未安細
思之細思之玉兒執喪禮如成人悲痛迫切
涕淚滂沱不啻屬毛離裏斯則鴈鳩之報附
聞

其四

來省知前書未行忽接手教深慰懸切多引
正人以成羽翼執政之念深矣艱鉅當肩正
宜擔荷天若祚宋履海如夷卽子情在懷須

候浹歲也近傳 寇婚罔立一時並行懸望
懸望所云辰入酉歸公私兼益交游豈能盡
絕大風刮地子午難移亦何必避人也盱江
所致鄙意亦忘所謂矣當局之着莫妬其工
旁觀而言必生人怨卽對海內同志君子皆
宜以已見申之二兒布麻藉庇都慰畢竟玉
元神氣勝湖筆水注令拜謝寫經筆深荷注
存附此畧布所懷

其五

臘中得

聖諭真喜而不寐至豈有他意危亂國家每一念之輒為淚下內斷如金石紛紛之說寧足異哉既受簡命惟是竭慮專誠希圖開發卽先公卜筮一念且一切抹撥委明眼人先尋好山次第圖之未晚也弟舊冬以上先壘至傷病咳連日而視兒夜起感寒復發實是百念俱冷常中夜自思人只謂平生何如學問而不能康濟其身輒面赤汗下此惟先信之人參有卽見付多病微軀所湏惟此因來省謝親友手書不莊總惟照原

與范晞陽

生卧疴深密無因一奉教言然公祖舉動則往往而聞若親庠序之教禮文學之廬此其樹之風聲直有意乎德禮之為治也豈若流

俗猥以才能稱雄長哉敬仰敬仰低鄉之民
朝不謀夕間嘗問之亦無所自為計矣優恤
之恩實惟左右是望昔晉飢問策於箕鄭鄭
對曰信以為民知上心則不懼今低鄉之困
極矣猶欲少緩須臾之死不喪其樂生之心
惟信公祖意在極已願茲公帑空虛計將安
出竊意非常之災宜必有非常之處蓋其計
無所復之故凡一切權宜亦暫一行要以生

死肉骨非得已也所呈勸借者亦權宜之一
端古之人亦有行之者矣願此端恐未易開
蓋凶歲相仍民間未必有多積彼信其虛聲
而加以溢辭所謂千者未必千而所謂萬者
未必萬行之無術弊竇橫生或蘄以多而為
寡或懼以寡而為多誠恐實借者無幾而旁
費者無美也矧山澤之利已多非其有而奪
之矣此猶山澤耳以無賴之勢而執有借之

名其漸所流官不能禁將柰何也直不知鄭公在青州何謀之得史稱全活流民五十萬餘則所借豈少哉且新春連陰元日大震公祖又將無隱憂乎竊以公祖真功之心又為其父老子弟也苟非至于自棄者誰不願效區區贊末議而或不敢盡其愚者則差別之大明也故曰賢愚心愈明則人不親伏祈公祖博求輿論細辨民情外其形骸而假以詞色使人人得畢其誠則向所謂一切權宜或有可見之行事者乎且公祖以仁人之心示之而誰肯以不肖之心應必不然矣

與唐疑菴

門下學見其大為日久矣生優游歲月猶然以吾聰明不逮于前時道德有負于初心雖及生自狀不詳于此萬某之學生不能悉窺所謂古今晝夜絕無一塵一息之隔豈曰能

之唯是指以為的而期中焉則有之矣若四
ノ上下之分不佞竊願有請夫是物也不落
今所不涉有無通則俱通礙則俱礙若遺四
方安超上下非渾茫象罔烏在其為太清深
淵也則生所未解惟門下教之

與章本清

承來詢懇切其誠爾弱精神亦生發焉此中
不可謂無朋然欲如吾丈以身擔負用志不

者未可得也大段此件須是專一若馳身
塵冗役志紛華而求其一無走透白非聖人
蓋亦難矣彼類強以動靜兼脩為說古之人
四十始仕彼前數十年工夫豈今舉子業耶
以某之所常自疑而亦未敢信諸人者也數
勞甚草草附復不盡欲言惟時賜教萬萬

鄧定宇先生文集目錄卷之下

卷之三

序

吳氏宗譜序

壽徐州兵憲中陽舒公序

壽外父姚翁九十序

南昌郡志序

張宮諭文集序

浪遊稿序

記

秋遊記

重修華容縣學記

普陀巖華嚴閣大士像記

卷之四

誌銘

兵部左侍郎兩溪萬公墓誌銘

嘉魚令玄圃吳公墓誌銘

封太孺人涂母陳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熊母丁氏墓誌銘

左布政使湖山劉公墓誌銘

行狀

張母陳太淑人行狀

刑部左侍郎致仕敬所王先生行狀

刑部侍郎楓潭萬公行狀

傳

李侍郎范淑人合傳

祭文

祭張陽和文

祭袁洪溪文

祭徐伯繼文

卷之五

詩

登第後寄親友

玉堂對雪

出京日

法通寺訪融上人

答張洪陽道房見寄

處暑

小重陽蓮花庵飲

蓮花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宇先生文集 目錄
歸後夜坐

四首

與友人夜話

遊某寺

擬九日侍宴

讀中秘書有述

卷之六

雜著

救荒議

薛文清從祀議

試歲貢生策問

跋醉墜稿

圓通神應說

左司馬允喁蕭公贊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吳氏宗譜序

監郡吳君修吳氏宗譜成因洪陽張撰史請
序於余夫宗之義嘗考信舊聞得其旨矣昔
者先王以宗法屬民合之以姓綴之以食當
是時庶其家有典刑而君子不善也謂同人
于宗吝道也蓋傷之矣政熄民離室之內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參辰門之內不勝蠻觸有豪傑者程往而力合之是噬膚之道也君子曰睽於是有慶矣按其實徒能挽末失於十一又專而不咸烏在其大順也蓋同人之時開以畛域之塗是離析之萌也睽之時獨存維繫之誼則冷比之餼羊也吳以國為氏所自來久遠其後避地江右三徙而得富州則指日繁矣中丞西峯監郡之自出嘗思收族而未逮以卒監郡承其志譜之詢謀三稔而後就若監郡者倘亦豪傑之士非耶嘗聞且見之簡而厚朴而不俚尊尊親親以希敦睦之風其素所蓄積也且譜斷自超公不誣其所放失曰反本非以驕世胄也合宗非以誇門閥也豈不謂實錄耶比余故喜屬監郡又勸其族之人語監郡曰大同者貫金石而無閼善約者無繩束而不解言貴真也故古之不嚴而肅閉戶

而思感之上也公藝百忍雖十世同居無取
焉耳為其中之不化也語族人曰諸君知身
哉夫以足加首而踰也可謂吾踰乎以手擊
足而傷也可謂彼傷乎此一體之說也故夫
拜跪拳曲所自崇也保護矜恤所自愛也宜
諸君之念之也監郡竦然起曰吁我未之前
聞也敢不以前所言自砥以後所言告吾族
余聞之益喜夫吳太伯至德延陵季子慕義

無窮其流風餘韻宜在其後之人也又有監
郡倡之將不誠大有慶哉雖然

聖天子方嚮意大同之治余所志且遠也書
以歸之其例義吳君自有述不詳

壽徐州兵憲中陽舒公序

余病喜養生嘗等世昇穀而欲逃之至楚越
肝膽矣猶癰然我也比在告則甘不能而置
之托迹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

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莫余證也閏月中拜
余父一紙謂彭城劉刺史向以兵憲舒先生
壽幾十因叔祖求言於兒既卻之而再使曰
十百不憚似難已也宜勉辦之且以驗兒精
神叔祖者沛丞海也余戒心於文舊矣至動
余尊人之命又驗以為憂愉誠何以辭乃開
刺史函而讀之其述舒先生大畧曰中陽舒
公萃八桂之秀往在銓部進退百執事惟允

出備兵徐州徐久無金革事舊徒循故事而
已公曰吾職也簡軍士訓練之使知兵法今
人人驍勇焉先是河溢閭殫為水至則修大
堤環城千八百丈即巨浸稽天無大患漕舟
比五月過洪蚤矣且扁舟巡視稍滯輒罪之
故萬艘啣尾而進速益倍茶城沙淤淺閣回
空又躬率䟽濬故萬艘啣尾而出速亦倍徐
據要衝往往殺越人於貨公曰非便也下令

嚴捕之得巨魁數十人茲稱夷行交牧千里
則蠲賑具悉淹繫枕獄則折辨惟明清屯糧
而掎猾無侵牟理軍伍而尺籍無漏沒其整
頓弛張盡章章如是用心莫劬矣然明年幾
十其色益澤其神益王或其有以自固耶順
之等不能知也余三復而嘉之蓋余病歸道
經所治實觀記其事時山僧李旁見之笑曰
官若是其勞勞耶夫名與身孰親也李僧自

儒而逃蓋澗空寂者也予曰否否非可以槩
談也夫養生主之謂道道者體乎無始行乎
無方瓦礫稊稗皆具種性况其同胞故曰即
物而理曲見世諦皆緣妙明况其經濟故曰
在俗而真彼以有涯隨無涯鬪接損心誠其
天殺也今而槩曰必枯木寒灰之是則欣厭
取捨颺起其間擾未可息徒增息心名曰計
執彼至人者且惡乎擇哉直寓六駭奚必墮

體過影萬慮惡事黜聰浮雲富貴焉用而逃
禮辭夢幻功名焉用而避設施是以涉世而
一宅與民同患而天遊煦然似春淒然似秋
而未始出吾宗若然者在表衲非靜在冠纓
非垢託乎虛莫非寂兆於變化非擾古者謂
之櫻寧櫻而後寧者也予未目擊舒先生以
官孔道而不失其已得非進於是耶然則道
行而不去神動而愈有將履乎無極而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又安所論小大年也予聞予
言而自失時洪陽張撰史歸里過予道在途
之歷問至先生則曰其肌膚若冰雪綽約若
處子則舒先生信乎其有聞者也予方是今
非昔或者天授之證耶雖然亦難矣學夫子
者步步趨趨而奔逸絕塵瞠乎其後子列子
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猶未能無待故曰絕迹
易無行地難則舒先生其能無凝神於斯耶

敬次第前語而壽之且以報刺史之命且以
悅吾親倘有當乎其指予他日將結約而坐
進之

壽外父姚翁九十序

外父五峯翁六十也予初得奉杖履時予神
氣浮揚見翁真率自任則以為不文既從事
問學一意內嚮乃知翁蓋有先進之風焉今
年十一月之廿三日春秋九十聰明無改神

氣逾王予乃知翁所以壽矣翁幼從伯氏孝
廉業儒將弱冠尋奉嚴指以貲遊齊魯之間
然翁記憶所業不忘平生密符儒訓往往而
是蓋翁信心而動耻為機械意無不可測而
行無不可虞雖切膚所便未嘗以陰謀規之
曰神所鑒也為人折衷是非絕無忌諱一經
齒牙百折不易故里中子捐分修好不信其
盟而信翁之一言是忠信之指也翁涉世以

虛所過則化一語相投敵怨可捐也片善有
微舊惡可譽也予嘗以俗情故試之渙若冰
消是順事無情之指也人之為生惟智竭才
索終不餘力而輕財翁善盈縮隨意所指子
母十倍然年五十遂謝事以歸或謂翁方適
意何必休翁曰財豈有窮哉及不如意而休
不適矣既予登仕籍翁家適中落翁節束自
甘絕不以貧故有所干請或強翁居間輒厚

酒食勞而遣之有仲孫館予家習見予攻苦
茹淡予問曰汝祖能知乎曰不知也嘗謂諺
有之官即貧強於富賈也即予非朝夕耳目
誰其信諸予以為翁知故無望也不知而無
望翁豈常情哉即子若孫皆重禮義而耻非
分不以毛髮相尋其服習深也是庶幾所稱
廉也形骸既異畛域橫生翁三世同業不分
爾汝勤事處先分財居後子病酷自愛及壯

未有子未必盡內子之由方予登第尋移書
首以廣媵為說既內侍兒則每月必禱祀而
求求必齋戒七日常對越伏地不能興其所
上文書又止稱侍兒姓氏不及其女謂神至
公誠懼雜以屬毛離裏之愛難於通幽又不
欲以不可必之年而覲不可知之獲徒煩神
聽也今既舉子心開目明不啻姚之自出此
又豈常情哉是庶幾所稱公也公性質朴奇

蓋藏雖富惟衣大布之衣曰為煖而已矣食
脫粟之飣曰為克而已矣治屋室尋尺有度
曰為燥濕而已矣是庶幾所稱約也夫儒嘗
學問明禮義然往往機以相先物而不化途
窮而不返饜而未休肝膽楚越咫尺觸蠻惟
紛華之是務蓋深知之而故違之不如翁簾
涉之而允蹈之也先民有言凡生之言長也
順之也以翁心行則神閒而不拂氣暢而不

閑冲融忻合其長日新雖百歲豈有量哉今
之言壽者曰靜曰逸翁夙興夜寐洒掃必親
常行田間若路若橋見有圯輒加修葺不難
以身倡之逢人語灑灑不休晚喜觀史書終
日不去手每會得意常薄暮向庭階蒿目而
讀良亦勤矣故知形勞非傷神勞為傷用知
非困用識為困此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忘其
身而身存耶雖然世稱老壽者亦容有矣然

或子孫不肖多瘖癩視之至使以父生為苦
則何以壽為翁之子若孫刻意孝敬徃徃鬻
產為養又非獨養也伺候顏色探察意指惟
懼有纖芥失其懽心此於海內豈多有哉嘗
聞之凡為天下國家在務本務本非貧而富
之寡而衆之也惟知務孝則休祥之應捷於
影響或在其身或在其後人翁事親最盡道
嘗割股廬墓子若孫又效之故知翁諸子孫

中必有遠者猶及翁見之也且今
主上留神治理常欲挽末俗還先進之風斥
浮言崇實行倘求老成人視民不忮舍翁奚
適即不必安車蒲輪之招然肉帛之賜宜所
不後也敬書以俟

南昌郡志序

南昌故缺志有司者多以為空文無所用之
新安范大夫至輒留意于茲踰年遂用成書

夫志紀利病昭勸懲可為空文乎哉蓋其起
教於微渺而轉習於幾希務於弗急而收於
無功所為用非俗吏所窺矣然未易言也方
大夫初發念輒移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區之
心有年矣惟以郡志比列國之史易而為之
其傳不遠故屬章友本清為謝不敏蓋余深
惟孔子絕四矣所為筆削自信於天之春秋
然後能以天信人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夫豈數數然偵人情以自嚴邪吾
輩意氣不徹猶在天人之介即尋常發語如
泥濘五寸須說一尺徃徃而有則安敢與于
斯文誠懼一語或浮諸凡失據矣且史有專
官其紀載皆當日所睹聞此之為志則欲以
數百年後臆斷其事矣如田賦日倍於徃其
增必有漸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書無徵
也何以議復嘉之壬午乙巳歲嘗饑矣自上

援之幸有孑遺今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吾欲
求所已試為今日請而官績無徵也何以贊
畫人之不同如面或迹是而心違或始修而
終戾必耳目所及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
衆好舉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存
由斯以言即余有以自信能無遺憾乎故曰
未易言也迺大夫不謂然也直以身任之曰
豈可以當吾世而仍其闕且余為一圻而圖

之何弗信之與有于是開館延賢廣漁獵重
依違其為心亦勤矣猶自處歆然與衆共之
豈不誠斤斤哉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
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德新民之學久矣
其精神淪浹蓋在言語文字之外自今吏茲
土者率大夫之衷從于寬政解紆民困而生
茲土者亦臨深履薄專一晶魄以起地靈則
上下皆無違心而有嘉德庶幾大夫所為用

矣乎顧余察國人之心其孝子順孫多急于
明先德也容可既乎予能為大夫解矣曰可
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無所以不朽
書無益也有所以不朽不書無損也此虛實
之說也且脩德于明者人紀之行善於陰者
鬼神紀之無以鬼神為窈冥由枝葉之榮昌
而所紀可知也其於人何必急急邪予故欲
父老子弟冥於不必爭而嚴於無所待斯為

善矣余將以此廣大夫之用於其請序也并
為書之

張官諭文集序

此予年友張官諭遺稿也予與官諭同官詞
林子最善病藥物是須何暇及其他即官諭
有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
要以萬物一體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為願其
望聖人而斬至之切於饑渴予所習知也乃

今讀其文析理于幾微而起戒于恍惚談民
之瘼若已推之道人之善若已有之真意溢
發使予對之如對官諭之面親承其語豈非
精神所注有通接於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
于功德抑惟是真之所傳自不可朽如徒粉
飾其辭以是為行遠容非虛車之喻乎官諭
又嘗修郡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傳或欲
限以年所官諭曰莫信于耳目所睹聞又以

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自視得無薄乎于是樂取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是時予南昌亦脩志予與萬督學張大學士皆謙讓不敢居且為限年予謂大學士曰以此視宮諭其力量豈不相遠哉大學士曰委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即委專矣其能任乎大學士凝神久之荅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非一真所屈耶嗟夫真者聖門所未見而思 國家所寤寐而求也由予私心之望宮諭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于斯文又且秉政

朝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顧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無慨夫予能無慨夫

序浪遊稿

喻邦相有楚之謫里之人駭之余解以其變

化之說其說曰是夫渾而判與望而悔與是夫鷓之爲鵬與山坵之爲百合與將夫鷹之爲鷓鷃之爲布谷久復爲鷹與故夫前者不可以執而後者不可以異也聞者不解邦相歸語之目擊而笑予益之曰火而倏水與昔擊轂今張羅與其易黃鵠而鷄鶩與化荃蕙而蕭艾與邦相正色曰何言也然獨愀然抱孤臣之思遲回於仕止予乃告之曰

聖天子在宥烏用是操心哉子行矣夫遷客之自引也曰賢於人逐之耳夫愛君者不子於自好信心者不棘於明人故擊跽曲拳人

之所爲我亦爲之不以為忍辱也紆陳帝闕不忘欲返不以為希進也藉方心之莫揆卒以放逐則還壁以去不以為不知幾也其於世豈數數耶行矣邦相舊潛於詩予嘗戲曰佳名竊屈清署等杜安委也荆楚者兩

人之跡在焉案牘暇餘漉酒攸在不可以會
其餘爽流風耶於是笑出二藁讀之一醉墜
一浪遊其言深切而有餘思已庶幾作者斯
所謂窮而益工與雖然或溺焉非吾所知也
神解者無所不解詎以妍拙滑和耶聞並刻
於楚述此為引

記

秋遊記

予甲戌夏得

請還尋不幸先君即世是歲丁丑服闋以八
月二十二日赴

闕下而予母不往既發灼如也然猶割情以
去是夜宿趙家園二十三日抵龍窟二十四
日宿餘干道中二十五日抵安仁二十六日
黎旦抵貴溪吊徐年伯偕孺東謁象山先生
祠邂逅楊止菴論心日昃乃別二十八日抵

弋陽以上水漸枯挽舟為難閏月朔午抵信
州雅聞上清隸信州故從土人問道土人言
道由貴溪乃心獨懊之業已遠遂不遊初二
日陸行至懷玉初三日過常山初四日復由
舟初五日抵三衢偕太守陳虹州拜清獻祠
初七日夜半抵蘭溪初八日拜嚴先生像登
釣臺飄飄凌雲矣初九日宿嚴州初十日抵
桐廬是夜尋過富陽十一日午抵錢塘先是

進止兩端意故常忽忽至此再計矣十
二日邀陽和為遊既送使尋仁虎砲觀泉泉
清可鏡再軟以歸十三日入天真謁陽明先
生像循蹬上觀疇亭觀疇觀澗亭觀澗觀海
亭觀海陟其巔長江如帶海門若拳全吳一
望云十四日龍溪翁及陽和先使使勞苦約
以再日西渡而余同年余襲溪至自南昌受
家報喜予母眠食無害尋拉襲溪往高麗觀

藏經至上天竺小憇白雲堂仍陟山巔望南
北高峯如翼宛然龍飛鳳舞也是日土人言
沿途多勝而輿夫不諭指意予卽為好語卒
匿不言以多岐為解十五日太守吳蘊菴出
顧握手相慰藉述近解皆矯然迺舊指午往
雲居觀中峯和尚像及遺履修大絕倫十七
日陽和至予喜欲狂蓋予自三衢而下意無
日不在山陰既屬念予兩人忽忽稱孤故涕

泗文橫不能視晚同宿天真十八日度慈雲
嶺入靜慈觀五百羅漢出拜高文端公墓墓
址故藕花寺以堊公廢陽和謂前廿年有卓
小僊蓋言之東行步蘇堤循六橋過法相寺
觀寔光幻身午至龍井寺僧葦航者方登壇
說楞嚴肅容故輟故僧俗聚百餘飯已觀井
及神運石望一片雲故有景八以雨不遍觀
薄暮登飛來峯又陟其巔陽和使人促乃下

峯下皆空洞四面布礪佛像夜入靈隱宿岫
嶁山人所山人者故千戶侯也年四十去而
學養生今八十矣語在張太史山房記予視
其貌枯意不在煉伏為進隱則大當焉十九
日陽和道予遍行山房中東一室刻小像旁
列棺衾又東為墓題曰岫嶁墓陽和亟稱達
乃予私心以為猶然多事以彼其宗藉第令
裸而棄為烏鳶蝼蟻食又何知焉出行九里

松中松風襲人至集慶觀理宗像軸及燕遊
圖過玉泉寺觀金魚拜岳武穆墓愴然興感
午至保叔寺飯天然圖畫閣上飯已窮石洞
上寶石山既半累足如壁行或挽之或推之
竟不盡一仞是山不能高它峯直峴禿而予
又革履故艱午後入招慶寺觀戒壇同吳太
守登湖舫飲爵一再行謁四賢祠拜和靖先
生墓步放霍亭問所詠梅低回留之不能去

尋登飛雲樓望瑪瑙山上孤山拜陸宣公祠
過俞尚書莊觀木香亭石間古梅移舟登湖
心亭立飲予為大醉是日陰晴者半湖光潏
灑山色朦朧兼奇好矣二君計以再日留予
予前謝予有梅霍在陽和曰呀柰何大謬林
先生予惟先生妻子梅霍空即色予梅霍妻
子色即空奚謬為於是三人撫掌大笑而罷
二十日會省中諸公午同陽和再至雲居觀

前所觀晚赴徐中丞飯為論興除予二人者
要以勿令乾枯使為可繼云出戟門聞龍谿
翁至廿二日候於金波園尋謁表忠觀讀蘇
長公碑午偕同年郡理陳如岡遊石屋登八
仙臺入烟霞聽水樂水激懸崖而下大者洞
鎔小者呶唔居然奏也暝乃歸廿二日渡江
入山陰境問錢清舊跡夜半泊南城詰朝易
小舟拜張太安人登壽芝樓望小蓬萊尋出

郭無孰何者至鏡波館登流霞閣放舟拜禹廟問梅梁觀窆石酌菲泉尋禹穴徒見宰如墳如無可探矣入南鎮觀水簾步玉笥山觀石灘夜宿南池步廿四日入天衣觀張氏祖塋過天柱峯下拜張年伯墓午踰嶺入雲門坐看竹樓望陶隱嶺晚秉炬觀六字碑陽和為誦刺高宗詩入佛殿聽諸衲誦佛一衲循行殿間望若眉衡似其有聞扣之不當一班

予出語陽和人病不潛此小大之分矣廿五日登泰望及山腰小雨予息焉僕且逋而使沙彌遊說雨良不止予攝衣起曰不止下亦艱莫如上遂皆上行里許尋霽凡再息而陟其巔徘徊四望千里在睫矣予最善病平生酷自愛乃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休不臨懸崖不壯每會神情獨得僊僊欲飛此其意有所用非苟務竒而已而陽和以足瘍每

不及偕甚以缺然夜造龍南菴龍谿翁羅康
洲先後至坐良久予引顏子不遷不貳以問
翁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
遷心常一故不貳予三人有省夜深罷就筦
簞翁擁衾問予向來用功何如予對曰予小
子豈敢是私衷乃以為此體無所止故以無
所止為功若曰無止則知止也翁曰然信得
良知否予荅陽明先生自稱萬死得來予豈

敢疑直意其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猶權論耳
夫良知何是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
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
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翁曰然哉近意
如何予謬為禪語以對翁大咲以予為狂遂
寢質明康洲陽和與翁力辨修悟予進為解
語語曰翁所謂直心而動此屬聖經奚疑顧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

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予嘗度之猶
然在譽毀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曾何當於本
心故今第如念庵先生云去兩短取兩長漸
得矣皆曰然尋登舟遊古蘭亭班荆而坐滂
觴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予
吟曰此勝絲竹矣尋冒雨入花街拜陽明先
生墓夜泊蓬萊驛廿七日遊三江閘閘故湯
守建陽和言是役也嘗潰而又築又復潰又

復築即羣怨之不沮故今永賴矣予讀史記
西門豹開十二渠嘗曰今父老子弟患苦我
百歲後期令子孫思我斯湯君謂耶嗟夫百
世之利以格廢者豈少哉既暮返舟衆具生
速念數數問遠近龍谿翁指曰卽此便是生
死心於是一座若悟夜半至驛受如同宴尋
別諸公陽和不能釋宿予舟中謂予曰昨所
云天地等語得無駭世予笑曰畢竟天地也

多動了一下陽和曰然乎顧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生地不得不成彼何容心焉予曰學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陽和復自扣夙病予曰子治病勇矣其銳漸平其紛漸解然病根終在一或失養苦趣旋萌故今要以復元氣為上藥今人但向意根卜度轉增機障不知聖學只在一復復則形色即天性矣彼佛氏知轉故曰無明即佛性仙家

知道故曰七情皆還丹此千古秘密藏孔子但以顏子可言故言之自顏子沒此學遂亡矣子有意乎其事斯哉陽和曰然廿六日早抵西陵臨岐予囑陽和春中子必出陽和亦語予明冬子必來予諾遂渡江陽和立堤上西望予從舟中東顧眷眷難言矣抵武林以病留四日龍谿又移書邀謂予所見雖是而保任多疎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予揚然感謝

為是語者夫誰七月四日返棹宿富陽初五日桐廬初六日嚴州初七日再拜嚴先生祠坐釣臺久之初八日至蘭溪初九日至龍游初十日至三衢十一日至常山觀二龍洞以病復留三日十五日過玉山十六日至信州楊止菴以病入山中十八日至弋陽二十日至貴溪孺東復顧予予本謀至此償上清之顧而先是夢拜予母歸念遂棘故坐孺東子

廣咨之信州合郡若干里歲征若干數民間利病孰大自昔循良吏為誰名山川若上清幾何所能辨鷺湖異同及傳道陵真宗有其人無於是孺東盛言之畫以前箸予乃頃刻神遊矣廿一日次安仁廿二日餘干廿三日龍窟廿四日趙家圍廿五日烏盆窰廿六日抵家就子舍奉母懽自喻適志乃魏闕之思又怲怲動矣是遊凡兩月與龍谿

先生輩聚者浹辰幸證予狂見揭予踈病不可謂漫作秋遊記

重修華容縣學記

華容儒學在成化間憲大夫李嘗修之語具大學士李公記中然並並也已而郡邑長率以意增飭其制乃完歲深尋就圯甲戌田侯來為令有事

先師祠下輒環視而嘆會歲潦不能即得志甫二朞政通人和乃議修腐易以堅毀易以完移置者櫺星門敬一亭移復故處者文昌宮新監者聖域賢關二坊煥然改觀矣其費請發贖鍰民不知役其經始丁丑四月凡十月而訖事士民甚懽也於是教諭魏某訓導某謂是役也大有造于華容遣帛千里徵予記且靳有以告多士今

天子申布功令廣厲學官弟子一時海內顧

化矧有賢師帥予何言雖然以予所覩聞學
宮所程徒斤斤尺寸之技無能以性命相期
彼其言曰周道也予嘗讀卧碑勤勤心性而
世宗敬一箴又明如日月故知今博士業其
贄也不由其大而專事羔雉庶得一當有司
卽推擇為財及試而不効則以為所用非所
養也豈不謬哉我是故告諸士以聖學聖不
遠人即心是也夫聖之言通明是心者虛而

常徧靈而常知其初皆如是也又非徒其初
如是即今塞之蔽之其真猶然不變故見齧
鯨之牛則不忍見入井之孺子則怵惕其端
可覩矣今也聲利所漸日出入于機而不返
漫以聖人為難為借有好修者又不知日用
皆心大以情種為害而別求之趣舍橫生其
于真體何有予嘗揆之心一生則天地萬物
颺然俱生及其寂也亦奄然俱寂乃知情過

而有所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者人也言心者宜莫如孔孟豈嘗使人去見在而求體耶故有志者惟是緣感而反吾宗不與俱往若良之敵應也則鳶魚上下皆體喜怒哀樂皆中藉令經綸至于參贊猶然太虛浮雲嗚呼夫非今日用之心與故由前非失也迷自心即狂是水之凝為冰也由後非得也悟自心即聖是冰之解為水也予不佞竊

幸有聞于遺經以其大指敢謂千古學脈宜不外是諸君勉哉雖然難矣坎之彖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夫陽陷于陰其來已久非用志不分惡在其出險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之謂也夫心如穀種不從外得是真偽之辨也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是進止之戒也寥寥千載遺緒如綫非夫豪傑之士以斯文為已任其孰與于斯予聞田侯

政先撫字行先庶隅盖翩翩君子也魏君亦
矯焉遐心嘗有以相許身教可知倘是予言
日討多士而訓之庶幾得前若而人續孔孟
之真傳稱

昭代取士之本指今之役不謂盛舉不可也
予故樂書之將觀其後田侯名某定遠人甲
戌進士魏君南昌人丁卯舉人予同年記者
西昌鄧某時戊寅十月也

普陀巖華嚴閣大士像記

清江鎮鑄

觀音大士像成予年友朱憲副既率善信奉
供普陀華嚴閣迺述其事始末屬予記先是
鎮民數人為盜所誣拷訊幾斃數見白衣婦
人從空救之事聞于官得釋因皈心齋戒每
大士誕日輒就普陀禮供造禪僧構華嚴閣
高廣殊常僧意事大士而難其像鎮民等本

以宿心遂領其事時璉方杜門思過大作佛
事希自澡雪傳聞卽捐金倡之列郡相助者
如嚮而至方其鑄也節婦某跪摘金環置烈
焰中像出環平列兩肩不化璉以塋母為祝
卽夢老人示以其處浹日得之如夢所履大
士與衆生同一悲仰隨心而應神妙不測蓋
往往如是斯豈足異哉像高二丈二尺獅子
座重萬斤初或欲留置鎮上璉夢金冠人呼

曰天曹既錄汝汝勉之璉因極力周旋捐金
至數百予惟大士威神一持名號所求如意
况造茲勝相福德豈有量焉嘗聞作佛形像
畢當戒佛入涅槃道蓋謂檀行可以斷貪沮
挫不較可以斷嗔捨妄皈真可以斷癡而又
能使人見之起信禮而生歡初植善因終成
妙果皆功德也然談頓教者則曰心是大士
別無大士反聞而觀卽清淨智慧當機而語

卽梵音潮音且非獨一大士也卽十方三世諸佛諸菩薩皆我所現無有分別又非獨佛與菩薩也卽十方三世蠢動含靈皆我所現無有等差故全信自心是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為真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是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為真度豈煩造作至惑凡愚嗟夫此最乘之宗不二之指有能證入真第一義抑復何求顧又聞之菩薩摩訶薩雖於諸

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是不撥相也雖已成就一切知知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是不撥行也蓋性卽相性離性無相理卽事理離理無事彼求報而施其貪逾大因佞而敬為慢益深此無論已如其心同太虛見相非相隨感而作卽作卽空或借以助道因或願以發衆信總不於人天福報有所希求則無所任而生心不得為無生無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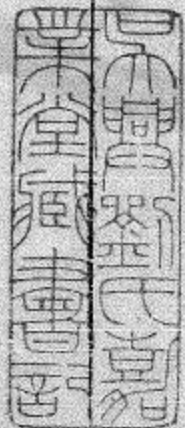
而有作不妨為無作一切善事卽佛事一切
世諦卽第一義諦又何是非之足云惟是壹
意因果不返真如是認影遺鏡其名曰倒為
佞而恭有求而捨是用闕為翕其名曰私志
從聞生力不勝習乍檀乍吝旋信旋忘則杯
水車薪之說也此有所捨彼有所貪托名空
門甘行污淖則龍文蛇心之喻也又或本吝
而藉口諸行無常或本肆而借言凡相皆妄
則重霧凝冰於此為甚矣一念牽纏萬劫羈
鎖寸步嶮崎三途坑塹斯則諸佛諸菩薩所
深戒乎雖然經稱大士慈妙大雲悲戒雷霆
廣修方便具足神通凡前諸行正隱微所憫
念而願現身說法救度者也罪福性空自他
力大十方含識願揚斯言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四

志

兵部左侍郎兩溪萬公墓誌銘

左司馬萬公卒予走而哭之則聞病革無他
言但以墓上之文分屬二三舊好而必予銘
嗟夫死生亦大矣而遊意於遠何其暇也已
諸孤造請予肅容受之不復辭公諱恭字肅
卿別號兩溪世家游溪游溪之萬自州徙上



高已徙南昌之嫁橋五傳衡始遷游溪子貞
舉進士又四川為廣平丞鋼有異政永樂中
得璽書褒子鋼生璉璉又五傳生公而萬始
大公大父明達父文炳皆以公貴贈左司馬
母胡氏贈淑人公生而癯瘠目光炯炯人人
知非凡兒十歲能文嘗學於西館有光怪同
舍數相驚公為弗知也者讀書不輟怪亦隨
滅弱冠就試文貞徐公異之補博士弟子冠

其曹庚子領鄉書甲戌成進士初官刑曹頃
之乞南得選曹時鄭端簡歐文莊兩公方官
留都望臨一時也而公以新建居間議論斬
斬究極世務兩公深為器重壽王觀過龍江
府部逆之大璫肆挾以朝妃相視無能對公
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為默然倭
寇南京倉皇閉諸門男婦數萬人號頓城下
公曰柰何先棄吾民悉內之丁未以外艱歸

服除例得北乃公獨南天官兩擬公學憲文
貞適在政府曰以萬君衡士固當何如使衡
吏遂自封司擢郎考功主計事往主計者以
嫌自引率謝酌應公曰自防而已焉用塞其
兌而以臆斷於是還往如常心所臧否語次
泛及人謂公易告小大必以情故先後諸司
有所不稱具曉所以及期坐署中比量而裁
之太宰受成焉御史御史中丞至而無以難
也同曹某有與援公首黜之而先是公有所
與左金御史以贓劾其僚無驗公直之金恚
甚誣奏公罔

上方會議中丞意在金公曰無庸人其謂我
伎而修郗彼多行不義必自敗未幾卒被劾
以去人益以此服公明恕月餘擢南光祿少
卿晉南太僕少卿轉南京鴻臚卿尋召拜大
理少卿首白疑獄適虜闡通州大臣門焉公

得阜城時晝夜治軍軍不得休益困而公顧
偃旗卧鼓罷刁斗令五埤而伍伍人守而四
人番休

肅皇微遣中貴偵狀竒之虜退度次拜公兵
部右侍郎暫理戎政公感激知遇思捐軀圖
報時營務乂弛公毅然䟽選練分合庀器具
核功寔庀十事報可旬月之間軍稍稍振而
公偶以微疾卧邸第忌者遂謂公選事徒用
空言取尊位得即袖手避也

上方屈勵群策事在不可測顧獨知公深又
以文貞掾得解公亦力請外遂以兵部左侍
郎兼憲職撫山西未至軍而俺酋萬騎壓龍
鬚墩陣公度未可戰第謂諸軍無勅所在收
保而密出銳師搃虜孔道虜飽中窘行不虞
械發虜大創去公不言安急為中四條勅諸
部謂虜將入曬糧晾馬宜以勁中出塞蹂散

之卽入無與大軍遇剪其游騎使無所得食其破虜也論血戰不論損傷重圍堵不重首級約甫定而虜果至謀報虜向曰劄公曰不然我備耳其志在三關然虜狡而焚東阻西殘其當中乎虜果趨朔州避大同而公已遣材官分據各隘伏神鎗轉關諸技虜知公有備畧塞外牛馬收萬騎東還而公又慮虜將禍中於山陰馬邑乃陰戒健卒持大書退虜營而馳謬言大軍數萬騎悉東使虜邏得之虜果駭而西遂大戰於老高墓我兵列車為陳車方多孔四植利刃火從中迸發虜騎不得逼戰益窘而會風反火車盡燃虜擊漢卒多死士畏公法棄車殊死戰亦多殺傷俺荅親侄死焉然竟不敢東曳尸西奔退營朔州公又命諸將分道追之出境是役也互為勝負然出邊追戰近所希有用出塞捕

虜功賞金帛有差亡何以內艱去屏居八年為隆慶辛未河歲決諸言治水者皆誣

朝廷以原官召公總理公自為即時業熟河事公謂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閘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閘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灘坎河口為水平溢則

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閘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公曰支肥則幹瘠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淤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河漕利高寶諸湖夏秋泛濫至高城數尺公曰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迹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脹則閘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

利然謂湖盈涸不一宜數數治也今河臣多
做焉又以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兌令漕舟無
與怒河直是歲漕入都獨早且無害公又念
濁河遷變無常窮極利害為治水筌蹄以貽
後來會南臺摘公它端尋謝事歸里然公不
忘當世居恒不避造請民有否鬲不難為居
間諸所行條編門攤皆公指畫今小民安意
農桑無吏卒追呼之擾公有力焉近旱澇頗
仍民多逋蕩大司農軍興匱乏計畫無所之
至為一切權宜之術公既已不在事乃私作
錢穀屯鹽二議其詳在議中予獨喜其言鑛
期於開發諸有鎔販官置不問言錢期於流
通雖轉易無禁言屯鹽期於開種邊師及兵
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之夫所謀毫毛
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舍之以
為取而失之以為得夫鑛開則為母者寧有

已錢通則為子者又寧有已也鹽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守無煩保聚不出十年市賞可卻此視嚮者之得其多寡大小何如也非夫大其胸懷明於損益孰知斯不利之為利也公體臞多竒骨神采煥發進止雍容對客終日危坐不懈性警敏善思索當世大利病日周迴其胸中又熟 本朝典故故所擘畫多切事情當於功實非漫決於冥冥而庶幾於或然好持論開合縱橫當機中窾猶之一事也一經齒牙便成膾炙使人醒心刺骨聽而忘倦推恐其盡故鄉之大夫士與其當途聞斯行之不犯所咨於書無所不讀尤喜莊列秦漢諸家言故為古文辭開大竒崛如怒浪驚濤駭人心目要之不詭於理有洞陽集續集若干卷京營奏議三關奏議若干卷治水筌蹄三卷行於世公生於乙亥年

八月廿三日歿於辛卯年十一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七歿之日國中士民就而哭者數千人謂今而後安所得長者之言為通民隱使無鬱閼也守臣以聞得卹典如例配周累封淑人副李盛子男六人安邦國子生娶熊恭肅公孫女安仁邑庠生娶都御史羅公奎女先公卒安義國子生娶劉安禮光祿寺署丞娶工部侍郎劉公伯躍女安智國子生娶刑部尚書曾恭肅公女安信邑庠生娶按察副使張公正位女皆周淑人出安平聘南京刑部尚書魏公時亮女李出女二長適順天府尹游公季勲次子庠生曰奎李出次適都御史李公材次子胤焜盛出孫男十二人允位官生允祿允名允壽允元允亨允利允福允履允康允泰允炅孫女四曾孫男二克全克舜曾孫女二安邦等以某年 月塋於

里山之原本公所自卜浹歲而予銘乃成
銘曰天啓大名與數從盈公奮自躬有曄其
聞差次南銓賢愚襲情帝有戎虞公惟能臣
乃掌禁旆旌旆聿新均勞外內錫履于參有
虔秉鉞獫狁其奔再起兩河寔惟咽喉漕通
億秭會彼安流玄圭未錫老臣歸國著書盈
車單詞石畫衍衍英英聞及玄宅銘以貞之
為示無斁

嘉魚令玄圃吳公墓誌銘

曩予里居御史吳君為豐城令嘗辱予存今
年夏走使舊都持所為本生嘉魚公狀謁予
銘予慰而辭之既予請告候

旨焦山御史又過山中申前請且曰孤之弗
獲禰嘉魚也有深痛焉抑謂是托仁人之言
幾以自解若其不許是終無解也予聞而愴
然故許之公諱駉字維毅世家宜興曾大父

玉為戶曹郎玉生經經有子二曰儼曰儉儼官少宗伯儉以子馴贈光祿署丞儉娶徐孺人生公自垂髫即異凡兒贈君奇之曰繩吾祖者必是兒也年十二喪贈君哭踊如禮遭家多難發憤讀書初授尚書通大義復治春秋夜篝火咕嗶不輟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時毘陵唐先生講學陽羨山中兼授舉子業其教要使人讀書窮理以廣識趣公從之因博極經史諸書尤好左氏發為文辭爾雅深厚當毘陵指門下士爭下之自謂不及學使者試輒居首凡比于鄉十二嚮所左辟多置身青雲而公竟弗偶乃嘆曰季子途窮馮周易老吾命也與哉旋以歲薦起家嘉魚令嘉魚當孔道四方之使無日不至而又所供無藝以為民憂公取而亭之盡從其省官無留賓而亦無煩役邑濱江沮洳人恃魚而食為舟

鮫所浚多亡入江為盜而邑又無城不可守
公曰令之過也上書當塗寬魚課十二而召
武吏授方略跡捕諸盜又多方營城不以擾
民民知公務生已皆自愛而重犯法方滿歲
陞萊州郡倅郡中雅聞公名比至郡人人安
公而公已有歸志曰予束髮受書幸一試為
吏稟素王遺經見諸行事于分足矣且予有
老母安能救救然進取是嗜而忘溫清耶遂
致官去時公已皤然黃髮率諸昆娛侍徐孺
人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如孺子又發篋吟
諷手不停披或搦管為古文辭務成一家言
既喪孺人哭踊如喪贈君遇忌日聚族而祭
必恪諸吳宗祏弗備而家乘殘闕則率宗人
創修之皆有條理凡家食十年癸巳以壽終
距生年戊寅春秋七十有六云公娶某氏子
幾長某次即 公命嗣伯氏丁丑進士湖

廣道御史娶某女次某某孫某某正志巳丑
進士初授某部主事建言被謫陞禮部儀制
司主事某某曾孫某某公性冲夷絕無機智
然揣摩事情毛髮中竅與人交不為煦濡而
真意通接死生貴賤常見其情方致為臣而
歸若去塵網然繫心當世或用人行政有當
于心常喜見于顏色又懲風會力挽狂瀾剋
履非經常不御非垢敎不更雖細事可窺其
大鄉人稱公論篤君子豈不然乎某年某月
嗣子某將奉公喪啓杭孺人藏而合葬焉里
曰下漳公所自卜也銘曰 耕不逢年或以
為愆既其爾豐其崇如壙亦有令德百世同
藏我銘貞石終焉允臧

封太孺人涂母陳氏墓誌銘

予自萬曆癸未得請歸專神內求一切都廢
而乙酉春二月年友涂光祿持其母陳太孺

人狀乞予銘予固却之光祿泣曰不孝杰之不能奉母終也吾子所憐也又不以一言借之而使虛其誠信是將使我終不比于為人也惟吾子憐之其何有于不孝泣逾甚予悲其志切其辭哀則許曰遲我十年而為之光祿唯唯今十年矣又申前請則何說之辭太孺人姓陳氏以光祿令龍游滿考及為御史局

覃恩再封太孺人語在制辭太孺人生而穎慧父母憐之深常舉古今女婦懿行訓之輒記憶不忘十五歸贈侍御東城公贈公方失怙家計益落太孺人攻苦茹淡奉姑陶孺人惟謹陶禮佛日誦佛號千萬聲太孺人為具香水蚤夜無缺有所欲施輒先志迎承不以無為解贈公性嚴重不輕言笑太孺人事以恭順每聞人間禍福之報輒引以相警贈公

有弟二冀其立也倍于自立太孺人勤織紉
佐之婚教不失其時與二娣處相為煦濡左
提右挈惟欲奉陶孺人懽陶喜曰某嫂當母
吾婦無慙德矣故贈公以孝友著聞學使竹
岡趙公手書表其間太孺人有成焉篤愛子
姓然引繩正之不少借光祿同子辛未成進
士授龍游令迎太孺人養既至韓閭曰兒為
民父母矣視此民信如子乎光祿不敢對但
踈踏奉教自是緩征薄刑惟恐有傷歲大旱
光祿禱之鞠疾不應于是囚服步行望神而
拜引為已罪而太孺人亦率諸婦披髮露跪
仰天長涕助光祿誠敬是夜大雨如注四郊
霑足其明大體類如此既光祿選為監察御
史偶以事不得其言乃圖請告時太孺人方
入長安不以往還為艱三年趣光祿入尋奉
命按楚過家省覲甚懽也而明年忽病病亟

呼婦劉語曰兒之不及送我也不將有深痛
乎吾誤見矣婦好為寬之遂絕絕之先口彌
陀弗置氣騰于頂者三日云生于正德甲戌
年十月二十五日子時歿于萬曆甲申年正
月初十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一子二長本省
祭聽選娶王廷松女俱丁丑卒次即杰任光
祿寺少卿以諫止

皇元子王封奪其官娶劉淮女封孺人女二
長適儒士程森次適庠生徐彩孫男四紹燦
庠生娶陳廷煥女本出紹燧庠生聘南京刑
部尚書魏時亮女紹美聘南京兵部尚書李
遂孫女紹秋聘進士王士昌女俱杰出孫女
七一適丘曰賢一適余國忠一適工部侍郎
徐作子庠生懋功一適進士鍾允復子師尚
一適大理寺司務張作子庠生大炳一許浙
江布政楊一桂子弘受一幼未許既以萬曆

乙酉年十月二十四日午時首申趾寅葬于
鐵船湖韓家山之原予記昔日同光祿居桑
林僧房語予曰予母貧時嘗有一老嫗白其
隣婦生子寒無覆輒以錢十緡與之十緡者
罄所有也予歸而聞之請曰庸知非誑乎母
曰予當時知憐之豈及此嗟夫此所謂不忍
人之心也不計有無不問誠偽孟子以此徵
心焉一涉于遲回擬議雖千駟萬鍾不及十

緡遠矣彼所謂施不在多期于拯急猶第二
念也光祿方有意明心聞而大省銘曰
嚙嚙之惠可以明真施於孫子不爽其因線
江之原山川蜿蜒安且吉兮於萬斯年

封太安人熊母丁氏墓志銘

丁太安人者贈工部主事時田熊公之配今
廣西督學副使惟學之母也以督學使歷卽
署遇恩封太安人故稱太安人卒之二年督

學使得吉壤萬曆壬午八月廿七日奉而藏之三稔已迺具狀屬不佞銘予仲姊姑事太安人有年數矣予與督學使同舉于鄉辛未舉禮部第四人予附焉太安人懿行誠熟聞之敢不唯命太安人世豐城人父滔望江尹母范孺人生而端敏有志操父母尤憐之嘗嘆曰柰何乎女也及笄歸贈君恪循婦則沉靜寡言聲不出屏几之間家人肅然敬之歸

數歲而贈君逝方其易簣也母甚宜人以身後詢之則曰見何言幸婦能守孺子可教也尋瞑時太安人年二十四也飲痛號天不欲生數矣念二孤在襁強為一食願自是重關自閉沐取潔而已不以鉛華衣取整而已不以紈綺惟閔閔焉望二孤之立也如望歲焉日日以幾稍長即令就外傳使者省視望於道但問程多寡耳家之事一不以聞也又令

廣與諸賢豪遊問所過賢豪者也則擊鮮醢酒聽二孤之所欲為甚設焉時予無知豈能有補于二孤猶然比諸他山之石數往益鮮於是督學使成進士州子亦有聲諸生中然性嚴重少不中所指輒督過之居便室不怡者終日諸子婦相責跪請乃已常曰昔者未亡人豈難一死哉職惟爾孺子之故有如幾微不當化者托孤之謂何故二孤動未嘗敢失節也必以規言未嘗敢失辭也必以理惟人人無間言喜而後可知也太安人至孝初歸時贈君太母揭太恭人母謚宜人皆在堂太安人皆婉愉事之日問安視膳為常已而謚宜人卒哭之慟至於嘔血揭太恭人卒又哭之如謚宜人令節春秋有事祠下必躬為脩具無不腆潔兩家子孫至輒厚遇之皆以代贈君也其自奉甚儉予姊嘗為予母言比

於應客不能十一只今拜

寵綸猶冠帔未具但理先代舊物一服之常
曰未亡人烏用是故督學使官轍所至並不
問方物非其好也性能讓諶宜人厭管鑰則
推使姊氏理之有所不便不見諸色既姊氏
從君子官順天經歷太安人理之則又經紀
井井人於是乃知太安人能而不居也蓋三
年而後經歷君歸鄉所贏餘盡封而內之公

其長者如此自督學使官京師再如京師官
南粵又如南粵比叅滇藩以道遠不往督學
使欲留養則趣之曰老身尚健飯無以為念
於是親為理行李行之日晨起坐堂上送之
即督學使戀戀不能去太安人強顏若不為
動誠恐督學使係念是七月七日也未幾飲
食日損遂不起方疾未甚輒命叔子為備叔
子痛不忍應則時時趣之曰爾弟為之昔有

日者謂我壽週易卦乃今果病命可知矣且
兒等既克自樹未亡人有以藉口而復地下
所幸多矣死又何求諸孫環跪問所欲言則
人為好語答之或訓或戒甚詳又令諸女奴
潔酒漿待來吊者言動閒與視死如歸嗚呼
若太安人可不謂剛明耶何辨也子二長即
督學副使惟學娶鄧氏封安人先翰林中洲
公女即予姊為婦能孝不幸先四季死太安

人甚痛之卒之先日猶涕下曰世豈
如鄧氏者誠念之深也繼圓石洲羅氏次惟
思娶方封君一奎女孫男七泰徵娶刑部主
事吳子韶女文徵聘庠生喻言興女桂徵榴
徵履徵吉徵未聘並思出獻徵娶尚寶司少
卿王禎女學出孫女一思出適憲副張正位
孫應乾太安人生正德丁丑五月二十九日
亥時歿萬曆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年

六十有四如日者言予憶昔者太安人壽五十予欲以言慶之未能也已而六十則予斬焉在衰經之中不敢以不祥之名上以為有待焉乃今竟銘諸幽能無感傷乎銘曰士罹其奇女執厥常惟潔比玉惟嚴比霜彼蒼鑒之食報自躬

帝曰節孝徽稱靡窮佳城舍傍昔也孰知匪人之迷神寔秘之惟石孔堅我言可久匪一之傳其載不朽

明通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湖山劉公墓志銘

嘉隆間行省大臣清謹著風節者于吾鄉則左使湖山公諱曰材字汝成漢廣陵王苗裔也在晉為丹陽族五遷玉山浙制置使允迪公家其子歸之豫章劉氏在豫章最著其世家多有故弗論父

封儀部公仕沃母何安人距始遷十四世世
守經術不雄于貳而封公益旁落或至并日
食公少有奇慧日誦累數千言不休雅性莊
嚴封公絕愛之怕大言曰吾世當興不尚在
茲公愈益折節讀書舉進士科為韶州推官
治廉平讞獄敬敏不鉤鉅顧多奇中王相臣
者豪也筒人負之貸弗償其收責七人殺而
埋諸澤中守以下襍公無驗公臨訊先三日

齋而入廟夢游大澤遂召相臣問故臣言謝
甲見知手書言狀有徵矣畏筒避匿公以計
捕得甲謬令書出所言狀質之皆引伏則顧
謂諸囚若戮人萑苻而無鬼囑邪吾且火蒐
之囚遑遽言藏屍處如其言竟索獲焉獄成
以

上御史異之自是凡有疑必以屬公公務持
大體會豪訐令者公曰是滌惡民漸不可

長法之令得白居易二年以治行徵時分宜柄
國子世蕃蔽父盜竊威福諸附麗者多暴貴
別駕某嚴客也數以語誂公弗應分宜固奇
公才謂公族適有仕卿貳者格不為台省其
以備詞林亦故事耳而世蕃恚公甚授刑部
河南司主事明年改禮曹歷遷儀制儀制故
隸諸

王國封邑位號而一時政以貨成貨入即非
望曲法相應其以故事請無所操析律為煩
憐媿敗其事中貴人挾與表裏公條
上故事為五約約諸宗無來來者視此且吾
在終不以

國典輕重自是稍稍緝矣而伊王典樸事起
樸傲很多端諸校虎而翼眈眈攫人又妄從
術家言墮官民居千建重城五門東廠如
京師以當伊洛王氣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

潤再發其奸降

璽書切責奪歲祿槩更多置黠校訶長安機
務不三日盡得其要領意所嫌恨乃交其胸
而間操金錢厚遺諸權貴陽為居間陰造蜚
語以齟齬奉法之吏公杜門絕報請悉案槩
罪如法夫春秋之義將而必誅槩為

國守藩于人臣貴富無上而規取伊洛乘王
氣損國稅奉死士意欲何為宜用徽王載輪

事實重典

上覽奏怒甚諸受槩金錢者皆莫敢為計竟
坐廢為庶人

詔下諸權貴無不服慄側目公公亦以此名
動

京師見為能斷大事彊項不撓雖世蕃亦益
詭為恭謹長安中貴人相顧囁嚅其見嚴憚
如此稍遷湖廣副使尋視學貴州遷守山西

徐溝路徐溝直太原東偏歲中虜北隣五臺
繁峙礦徒哨聚犄角為奸利諸防燠盡兒戲
爾公懸格募良家子寔諸伍令應募者蠲其
稅而躬約車行郡邑繕城隍斥亭鄣置戍焉
寇弗敢動會有雲直西如壞山公以示當事
氛也而下當靈石局戒諸莫聽公益治軍不
休亡何虜果大入竟陷靈石留壁二十餘日
以窺太原則公憫然授兵登埤上一謀袒而
華言以入輒斬以徇虜遂去石人相驚以虜
曰虜至矣則盡邑狂走莫知所往巷無居人
城垣垣相望若峯房然公奉檄往撫之月餘
而定還請捐一切賦役石人忘亡
天子為嘉勞

賜金三年遷陝西按察使踰年遷河南右布
政使又踰年轉左會封公卒哀毀踰禮既葬
卒哭有終焉之志蓋公天性孝友念何安人

文獻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依依居視仲如左右手晚有庶弟公推封儀
部念如母弟初以何安人良食仲在無虞定
嘗強起補陝西左布政使然意恒忽忽如忘
仲死念乞骸骨益切會為都御史所持不果
迫歲覲念一見

天子從容自陳道臨潼疾作乃卒公外嚴內
寬性簡峭未嘗以言笑假人宴飲問遺泊如
也至造膝語悃誠見顏色恣言極切無所避

隱人有過或面折不容退則隱匿故其交初
若落落久而愈親持法嚴而不苛自言三為
刑官所決大獄百中獄千而未嘗輕入人罪
坦懷馭物約已裕人故既沒而人思之所至
行李蕭然顧不忘咨詢凡山川險易漕河茶
馬遐陬海澨罔不委悉以故所設施咸有條
次聲實著于民語曰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公
其有之所著詩文八卷晚作名臣記四十餘

卷未竟生嘉靖癸未年卒萬曆某年配安人
楊氏以子貴晉

封夫人子三一焜進士行人司行人一煜進
士光州知州一燦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女
二嫁娶皆士族孫男女某焜等卜塋漕城原
余為之立銘銘曰

其孰脩之不以世嘗其孰捐之不以國償淮
南寢謀黜是用章于以甸宣晉宋齊梁豈無
秘密繩直矩方曹原如城君子攸藏

行狀

張母陳太淑人行狀

予山居六年而張學士明成奉太淑人以歸
予與學士修山中之業數相過從皆得起居
堂上而太淑人不以予亡如至則授茶甚設
也予常滌念專神而享之以是為報是時太
淑人食不用祝行不用掖健矣方一年而眠

食驟損又六月長逝嗟夫雖予能亡傷盡乎
學士既卒哭次其行事乞銘大方以貽不朽
而屬予狀義何敢辭太淑人者禮部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張明成之母也初以學士官編
修蒙 恩封太孺人繼為南京司業遇上

兩宮徽號加封太安人為禮部侍郎進 會
典又加封太淑人語具 制辭太淑人姓陳
氏世居洪都五桂坊祖方伯益齋公奎父工

部石津公冠俱以清德高行列祀學宮母張
氏則前學士東白公孫女也太淑人生而穎
異三歲舉止如成人方伯公口授孝經內則
列女傳一過輒闇誦方伯公每出讌雖夜分
必端拱候迎為常方伯公特憐之占祿命又
奇故於婚姻為兢兢惟是太守南州張公與
方伯公雅故又目異贈侍郎來齋公齋奇表
遂許字焉蓋十八年而于歸贈公實庶姑尤

淑人出嫡姑江淑人是時予婦皆壯矣人多謂太淑人席貴介於婦事宜亡所省而太淑人滋益共怡愉靜莊聲不踰屏几之外事兩淑人婉順無二心具得其懽雖兩淑人逾吻嚙增於往故南州公以下皆大喜過望稱少婦賢不去口也江淑人逝則兄弟離析有年矣太淑人泣曰予生事之未敢有異也忍以死異吾心哉盡出所有佐費區畫井井亡悔

焉時尤淑人亦春秋高矣贈公遊南雍五試不偶太淑人從容說曰以君子其才非奉大對奚以自見雖然姑老矣忽於不可復而覲其不可知豈計也人子所以顯親亦多路矣何必是且孺子幸可教薦藜待豈其在斯乎贈公悟遂謁選授光祿署丞以歸太淑人與贈公日依依尤淑人漆下肥甘輕煖手自進之疾輒以身禱復乃已比卒喪益虔故尤淑

人居恒願報太淑人也壹如古崔母所願新婦云贈公兄弟友甚而太淑人在娣姒間亦過自婉巽務接慇懃南州公謝世家人多生分太淑人從中調和不茹不吐潛折其萌贈公以太淑人大體當析產遂壹意推讓田疇取其確者屋舍取其陋者器物取其苦窳減獲取其擁腫者知太淑人固願之也事贈公式相好而不為脫贈公故急人之困又不問

生產家益落至假屋以居太淑人拮据節縮遂有蓋藏而贈公歲時有所燕享問遺皆得如意亡所窘舉子女纔年三十耳自是輒以莊見日相與掃地焚香誦黃庭金剛諸內典用相警發既見背哭之慟曰天乎柰何喪吾友也只今徃徃談其事輒為墮淚誠深念之諸子競爽贈公心知非凡不問而太淑人轉嚴稍稍失意指則督過之不少貸戊午學士

魁鄉書戊辰成進士授官詞林迎太淑人之
京太淑人三子兩女耳是時仲季皆有聲諸
生中兩僭或歲薦或成進士斯亦竒矣而太
淑人不色喜且促學士歸自揖學士遂以甲
戌乞假歸而乙亥尋 召補經筵日講又奉
太淑人以往太淑人問曰何以謂經筵日講
也學士歛容對曰經筵之講有時日講日日
講也雖寒暑不輟要以遠引昏明多陳善敗

披露誠悃光大聰明亡有異焉太淑人曰如
此乎兒勉之矣節春秋數彖 賜賚則太淑
人愈不自安呼學士曰兒等何所報稱而勤
上優念如此一飯之德古人不忘矧 天
高地厚乎兒勉之故學士每直講則冥心北
嚮佐學士精白惟幾萬分一得當 上心講
罷則迎門而問無憾而後即安也於是學士
在講筵二年庶無罪悔會江陵張公起復與

同列謀救言者尋轉南京司業時新安許公亦以講官轉南祭酒人皆詫之而太淑人則謂學士曰人臣奉職官下顧稱不耳安論南北兒子亦未聞先君子之言矣昔遊南雍謂奉司成儼神明焉顧不重歟由見所稱許公長者蘭以為薰有餘馥乎學士遂奉太淑人南二年甚適值學士有子女之殤則又促學士疏請歸而為齒牙所猾辛巳京察學士

竟不免人愈詫之而太淑人顧愈自如壬午予奉使歸所親覩也已上用言官言起徐州同知隨轉尚寶司丞一時弓旌四出巖穴幾亡人矣太淑人乃嘖感曰滄桑倏忽不意老眼見此盛衰吾老矣不能偕行也此豈世俗猥以便已論事哉學士雖獨行時時念太淑人不置而太淑人亦念學士因復就養時學士為國子祭酒矣太淑人見之駭曰兒

今衣紫紵金耶兒之幼也予惟其疾之憂豈
及此勉之矣乙酉轉詹事掌院事又轉侍郎
教習庶吉士又蒙 恩賜封三代給二品俸
學士上世多陰善人曰復哉復哉未艾也而
太淑人則謂學士曰自我為汝家婦雖多貴
未有今日也物忌多取能無懼乎 主恩不
易酬無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末路庶幾不
至頌越於下為天子羞亦所以報也學士方

休沐聞此言也輒四疏乞骸骨得請乃已而
歸席未煖戊子冬復蒙 特召太淑人則又
督學士再疏以辭前學士居京師嘗傍長安
道葺為似樓每太淑人倦則令婢子奉而寓
目以適其意然太淑人望見 宮闕輒歛衽
肅容祝 聖人萬壽及歸且卽板輿矣又呼
學士一登如前祝謂學士曰自是君門萬里
矣遂泣數行下學士亦泣蓋自太淑人在京

邱無一日忘歸亦無一日忘報其曉於大義
如此太淑人以禮自律戶以外不輕置步所
御中衣躬自浣滌雖佐右婢子不獲近其所
侍左右亦時時引繩墨督正之有如言笑毛
髦不然輒終身出逐不收矣故內外斬然亡
不人人自飭而性又堅貞無論言可復也雖
心所自盟終世不渝矣其待人輒復平恕口
不道人是非自知其過則亡務以其失窮之

衆叢其惡則亡務以其類捐之常訓學士曰
人須是存天地父母之心謂是廣大且真切
也素好施予聆戶外號啼輒推哺之尤矜貧
病市藥物時時布分其聽覩所及則又數使
過存貽以薪米不懈舍旁道澗往來趨趨乃
脫簪珥繕治之行者歡誦常命學士曰予聞
君子非使自腴而已主上賜金厚矣宜置
義田建祠堂以收族餘者以振平人亦所以

彰君賜也學士義至高由太淑人言亟奉行惟謹又戒飼六畜非賓祭不殺蓋自贈公歿素食強半而癸酉歸自京師舟中晨起聞宰殺聲嘆曰是尚忍啖其肉乎遂勅斷肉盂飭盤蔬者十有六年子婦跪進甘旨異助衰之以為快平生嚴祀事春秋忌日粢盛必親卽非本生亦使使掃奠不輟曰是由先君子

之道也昔者歲時乾餼未嘗敢不進也今而遺之耶性最敏慧贈公及學士與客語常從屏間聽之輒等其心行及所受享後皆不謬宗有大政就而決之悉合正經雖常學問習人情者聞之亦謝不敏又善記存耳目所覩聞雖數十年毛舉而塵數之若一二三四之不爽也故贈公常指以為腹藉云工女紅多出人意族婦女皆師之卽醢醢蔬餌出太淑

人手味輒甘脆出它人手雖如其法亦卒不
似也太淑人謹事佛不為福利以學士平常
閑說叅以所誦內典亦時時習坐冬夏蕭然
一榻一日坐久遽呼學士曰予今不知有我
不知有人此何也學士徐問怯聲否太淑人
曰不也學士曰斯氣定也自是坐必及此而
後罷頃病雖久言動甚辨臨終奄若靜卧逮
入歛肢體柔如生豈非定力使然耶太淑人





生正德甲戌六月二十六日丑時歿萬曆己
丑六月二十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六太淑人
春初偶一顛仆耳亦不扶而起然意遂忽忽
不樂每戒學士無遠出學士以此遂懷深疑
然予嘗請見則動止問荅無改於其舊予退
而語學士謂是適然耳尋當起竟不起則先
固有不言而喻者耶學士哭曰往嘗小不快
則私誓曰乃今必有以自盡也既愈則又無



加於往但以為百年耳今已矣於是哭盡哀
嗟夫即百歲誰無悔哉誰無悔哉惟是太淑
人懿德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斯足自廣也予
謹次其實不敢加飾惟大君子采而章之庶
慰學士永言之思且用表世云長子位即學
士娶曹氏封淑人次佩光祿寺署丞次化詹
事府主簿長女適葉懋任歸安教諭次女適
趙來亨戊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太淑人平生

止五子皆成立也孫男九大欽大齡大履大
昇大興餘幼未名孫女十俱嫁字舊族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致仕敬所王先
生行狀

先生督學時予洎今大學士洪陽張公最被
遇辛卯冬門下士謂先生屆七十謀使使奉
觴上壽推張公為文而屬予奏記其言不同
則具以朝夕還

朝監立選鉅為祝也使未還而訃至詎勝傷
盡乎其孤水部等持先生年表將北走燕請
銘張公而徵予狀予雖不佞其又何辭先生
諱宗沐字新甫別號敬所晚更號櫻寧本周
王子喬之裔其先世祖煥尉僊屋貧不能歸
因家僊屋子貴再徙臨海今遂為臨海人數
傳生蒙元末教授衢州路稱儒者三傳為高
祖穩江西南康守復授汀州前後守九年而
清操亦如僊居穩生纘纘生東埜公景積景
積生聯峯公訓是為先生祖彌皆以先生貴
贈御史中丞聯峯公娶于鄭感異徵而生先
生自幼穎敏七齡從東埜公授讀一誦輒不
忘十四工屬文千言立就自是試輒冠其曹
偶弱冠舉嘉靖癸卯麟經第三人甲辰進士
官允白崖秦公方在詞林即其館舘甥焉謁
選得刑部主事日與王元美李于麟諸君子

肆力古文詞元美嘗曰王生眈眈虎視力追
古人蓋傾心深矣而先生不徒工古文辭殫
精法比出入惟恐失律霸州惡少七人殺越
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人
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而先一人
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

旨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閣耳先
生攝其事即日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
敝絮而伏墀左趨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某
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狀相傾駭
愕盡吐情實獄始具夏公喜謂大司冠屠公
曰此即它日令僕才也庚戌擢粵西僉事視
學政公念粵西在萬里外雖文物不比中土
然雅魯不惑于多方猶易興教乃修宣成書
院令誦說其中且檄江右經生若干與屋士
于是靡然頽化彬彬質有其文甲寅叅議粵

東丙辰復以副使視江右學政先生雅知江
右士率務學可與裁乃作諭志檄用相警發
尋葺陽明祠創正學懷玉書院修白鹿洞每
試事畢輒引諸生其中揮麈談義更端質問
如響荅桴嘗為諸生論格致謂物合訓欲蓋
知因欲蔽去欲卽知至矣晚近學者不本姚
江之旨專主見在以善惡皆性任起任滅而
不必除惡在為明明德也此其義淺深各有

所指期以挽虛見而務真修有功姚江不小
所取制義務在博雅昌大邃于理而雄于氣
其所高等十九起家常以此別人心行及終
身所就燭照數計不爽也又嘗臨生舍稽其
私課諸生左右侍見其目十行俱下其手筆
常不及其所讀然墨跡踈密視所減否毛髮
不謬蓋五官並用斯亦竒矣已未晉大叅念
漕儲煩猥吏胥借而塗民耳目非先簿正不

可因蒐倣宗祿水利兵實險隘細及陶冶之屬咸括其要領作七書行善而備敗犁然指掌至今稱便庚申擢按察使讞獄庶平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瑞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先生曰是駭可給而走耳乃陽啖以夫直而陰令衛師挽王舟行從舟不能緩遂巡去而有司獲省費以數千計亡何流賊薄永豐城官兵不利戕殺憲副所在騷動先生時晉右轄討賊故非其職而奉臺使檄毅然請行賊素憚先生威名聞師出棄城宵遁先生惟賊逆節顯著卽遁不宜置不問方譚畧尾其歸路將盡殲焉而遷山西布政以去吉州士民遮道留爭持牛酒犒師語詳太史羅文恭公紀中先生以左轄入覲念山西歲稔道殍相望草䟽請寬征輸更乞留河東新增鹽官錢給宗祿益反覆數千言讀之可涕也

而有中先生蜚語者竟用此論調粵西先生
辭不獲單車馳往已聞封翁厭食乍損趣歸
子舍歸則二尊人頷無恙朝夕承歡甚適也
以其暇續宋元資治通鑑丁卯屆封翁喪執
禮悲慕如少孺服除起山東左轄時河水泛
濫漕艘多損群議開膠河先生謂此第令費
財耳必罔功議遂寢因條海運機宜上中丞
梁公梁訢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三從王先
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於是當事者
知先生力可辦漕卽山東拜右副都御史總
治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拍日稽
天之候宜無幸矣先生乃為蚤運法以冬十
月開兌正月渡淮五月則責令盡數渡洪運
始無虞先生尚念河決無常而海運業有明
效乃上疏直陳三勢疏入報可始設官造船
遣三百餘艘自淮入海三月而抵天津會明

年運官不習海遇颶風漂沒七舟而人復爭
言海運不便矣先生謂是非常之原難以口
舌爭自疏請罷猶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
圖曰臣心力殫是矣予嘗問先生曰海運信
便乎惟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非直數十萬軍
也其所資藉非直數百萬米也藉令海運行
而粒米無損可瘵治漕乎先生曰漕不可瘵
也顧予非為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
有非常掬土可淤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
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卽人亦知予有恃不
必以漕為竒可屋也予故曰主於河而協以
海萬全之說也以此知先生將茶徹桑慮至
深遠非淺近所窺已乙亥稍遷南工部右侍
郎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

璽書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閱邊之遣大
臣也寔自是年始故事閱臣皆按冊籍取文

具粉飾而止先生獨自惟

簡命不可虛辱且俺酋新款士心易媮脫有後虞咎將誰諉為憑熊軾周歷塞徼務得長笑且圖說以

聞中間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皆為要論然先生本謀實主戰嘗語予曰子謂虜不可殺乎予未及應先生

張曰搖首曰可殺也吾畏虜虜亦畏吾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而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郤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徃雖犁庭掃穴豈難事哉予聞之為生氣然亦以此知先生非以不教民戰也俄有鄭太淑人之訃徒跣急歸上深加悼惜命所司斥內帑三百緡佐葬公頓首天子以具臣之故施及其母恩天具臣

有先子之首丘在無容再費

君賜不敢隱願奉帑金建遷祖僊屋尉祠又以其餘置義倉餼粟以贍不給為義塾課子姓曰仁親睦族于此乎在夫疇非

主德哉公雖家屋實負東山之望辛巳大計持論之臣以意逢執政多及睚眦之郤雖以先生不免焉先生聞之咲曰自予登朝馳趨變化抑惟是浮雲視之任其來歎今備位九

卿末行踰始望矣亦又何求尋構畸園自怡足跡不涉公門當道至者枉車旂數存率以病謝常葛巾野服行田間卒然遇之不知其貴人也晚留意二氏有悟則往往遊方之外東南諸名山無不有車轍馬跡焉間且誅茅結小廬其中幾所謂異人者一證之也三子先後成進士且各用先生經為省名魁子孫鼎盛海內無二而先生用此為兢兢常語諸

子曰如天之福俱以承之猶或有替有如乘
至盛不返道理而世俗自恣損其先聲此適
足明奪其鑒而益之疾也何福之與有以故
諸昆季朝夕敬忌敷歷中外休有嘉聞則被
服素也先生朗識雄才睥睨一世於書無所
不讀讀輒究其微於當世之務自宏鉅及其
纖細無不明習卽身所未經其山川險易閭
閻利病皆能詳其事實如數一二三四故盈
庭之議每以片言折之常屈其坐要非臆對
矣今雖官侍郎猶為未用也雖所至輒效猶
為未盡其長也門下士徐尚璽常以先生久
抑為恨予曰何必速為而尚璽不予是也曰
帷幄之臣坐而論道其用在識識故宜老奔
走之臣起而作事其用在力不以壯時令布
四體乃其衰耗力不稱心用無益矣予聞而
去所為謝不敏由今思之尚璽亦自謂也庚

寅尚壘卒又二年而先生卒其同負才名萬
司馬亦以是年卒如三公恐不可不謂齋志
以沒矣予閱臺省荐牘未嘗不年年引以為
重則公論可槩見也然竟難一起豈誠所謂
進賢如不得已耶嗟夫已矣余撮其大端稍
為詮次以備採擇它細行自有年表不具述
先生生嘉靖癸未某月日歿萬曆辛卯十二
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秦氏封淑人丈夫子
四長士崧卽水部次士琦福州知府次士昂
某縣知縣次士業以先生考績蔭太學生女
二長適太學生某秦出次適邑諸生某側室
某出孫男十一某崧出立鼎立程辛卯舉人
立準琦出立隆立彌昌出立基立象立垣立
輔立臯業出女四曾孫一宜穀立鼎出

刑部侍郎楓潭萬公行狀

一三一

萬司冠予先大人故知也先大人坎壈不遂

居常念窮交時時為予小子言司寇君子予
近從長公學憲修理性命數侍公起居丐其
餘論又知先人當日獨觀其深所謂稱許不
謬公逝矣長公次其平生乞銘能文之士而
屬予為狀嗟夫非予小子誰狀焉公諱某字
懋卿別號楓潭其先蓋新建人而宋建炎中
處士禎始徙南昌之東溪其後國翰沈鷺有
大慮因元亂不仕部勒民為捍禦鄉以此完
以兄國實子玉中為嗣玉中孫曰景星景生
必昌昌生廣載有隱德吉水羅文恭為誌其
墓娶同里傅氏生公兩世以公貴皆贈侍郎
及淑人而公生穎甚五歲傅淑人沒以雞骨
相養元穉踊無失禮弱冠補邑庠受東越良
知之學往來白鹿洞中與名賢叅法發義而
時食貧歸自館輒操耒耜有事田間常與兄
桔槔行汲手不停披故督學試輒高等聲稱

籍甚辛卯舉鄉試謁歐文莊公文莊問君子
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
得也文莊大竒之自是一意收歛常求所謂
自者戊戌成進士除無錫錫故稅邑而閭右
詰猾胥避繇不可問公心知之當三老庭謁
出不意投寸楮令互書大姓等差三老相視
驚愕業已迫不敢不書公于是籍記而適後
之一邑肅然又畫丁糧十段四縣與力稱到

今稱便時當途多以搏擊為名高所經私訪尾
裂無完公自念匹夫無罪而懷資為罪如三尺
何且其所藏蓋亦吾民之緩急所赴也何必抑
之政平為難偏于何有如不知屬厭棄禮而鶩
于利以干文罔具又何愛焉于是力為上分明
之中間豪黠不得訪者又請置之法以此多不
獲于上然邑人德公甚海寇起倉卒征調它郡
邑皆窘而錫父老為佐洪億相屬于道撫臣因

藉而集事此豈武健才力旦夕所辨哉有暇進
諸生論學學惟令約勅身心精專經義幾當實
用彼言有辨而非務事有難而非業皆無取焉
故諸所薦錄具有時名時毘陵唐公里居不通
造謁獨開徑禮公且歲時聞問不斷在錫三年
秋毫無所濡庭中畜二鶴鹿赴 召且留于庭
為記而去有簿某能做公為庶公善之或讒予
直指欲以墨論罷公百口爭之不得則正色曰

簿實庶如念簿與民便留簿如必以媒孽為可
馮而謂令不信何以令為令甘同罷直指愈益
怒公尋解印綬置庭中趨而出或勸公委蛇公
曰御史不知耳知而救之誰則無罪苟逢上意
而故違隱衷予不能予世世業農有田一廛足
備饘粥有敝廬足蔽風雨何必官為直指知公
不可奪溥竟全惟公重自脩又重人脩也去之
日行李蕭然老小扶持車轂至不能行蓋向之

為錫者非染而不自好則往往以意氣摧折之
是以民重足一迹而甚者多持論短長公嚮而
不滓又務以平易近人故公知民民亦知公知
已莫不標誠以求卽事而訴不為牽連亦卽訴
而剖無復文墨堂階設而不隔吏胥具而無用
油然一家長為理耳矣故公自歷宦四方及歸
田幾五十年時時深念錫而錫父老故舊亦歲
致米絲布履不絕或官江右卽先後不相遠未
嘗不造廬而問今且立祠慧山之麓由此知民
之不能忘也癸卯拜南京兵科給事中留守丘
某以司禮為地䟽役尺籍九十五人已得

旨公念尺籍拱衛神京卽勲戚中貴人廝養非
令甲者宜以時罷柰何議增且內外城廣輪百
里守衛空虛指臂不屬卒有非常何以待之劾
奏丘罔上宜罷斥事寢又奏革宣城以後冒功
陞襲若干人軍政差肅先是江操屬都御史而

武皇時貴臣驟重歲操則借尚書坐南向都御史西向以為常故每及闕反托而避之操法浸廢公至愠曰都御史璽書所屬以詰江防闈人何有使體統凌夷而甲兵鈍敝何政令之為也奏復故且疏斥貪鄙二人疏舉遺逸若干人最後以疆圉失事

肅皇震怒連罪憲臣某某皆落職公疏某某不與帥臣同功寧與同罪言甚切至

上愈不懌先是

上以人臣不當稱制改總制官名為總督公疏偶忘之遂執此詰報奪俸朞月蓋南垣自進賢恭肅曾公以來直聲再振矣滿考遷山東參議魯國有獄不決公至立辨之河決城漕部御史謀徙城漕公不可河尋平護漕出寧陽聞歲饑民苦况皆携老穉釜甑烏獸散公驚下車問故為好言勞之遂便宜發他倉粟及贖鍰抵其况

民得復業庚戌秋虜圍都城甚急大司農謂公
材奏令給宣武等門虜退進福建副使視軍政
公與清軍使者雅故因議清之為言也詎徒清
有亦當清無今籍中猶存洪永中名姓豈非其
世絕而無尋乎槩而求之徒亂雞犬故予私心
謂宜徑釋此弗問使明知意在覈實雖有易清
也使者是其言八閩之民如解倒懸晚近分部
不用老成而新為此言吾耳目也然馮籍

盛氣多趨深文自喜故公請自往時福州庾粟
不如籍獄吏羅織無算十年不雪公一訊而釋
之寬大辟及等比五十餘人部使大喜曰讞獄
不當爾耶籍令新進任意若輩群死矣久之進
貴州糧儲右叅政會討芒播軍以轉餉賜白金
文綺尋進湖廣按察使蘇殊死以下六十餘人
然坐貴戚大辟弗貸歸楚遼二藩所侵民田人
人重犯法矣進福建右使丁外艱服闋補山東

右使改山西左時歲大浸民饑相食公憐之
發金四千分賑以四千繕防浹使就傭食
多所全活晉儲於北諸省為劣惟大同籜祿
邊儲差饒則出納在郡卽司不得以意那請
故公當旱歲支吾為艱宗人向苦偏支法至
狙擊左使橫甚公至更為叙支雖寡而均人
情稍定有宗庶自號四天王結無賴三十餘
人刻日髡頂為亂公方坐堂上感風歷雨楹
甚異曰是何祥也變豈出轂下乎庶之信然
以白都御史城中戒嚴賊愆夜縋城出格殺
之散其黨拜南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聞命即行僮僕三人圖書數卷而已先是南
都倭亂添設水軍坐食驕悍公為法陰汰之
江介以安進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南京久
罷督儲事歸大司農庚申兵變上下驚疑臺
省因奏復憲臣尋以公往公念人情不相遠

使奉空腹待斃而不望其上勢必不能故日
與兵部尚書袁敏李公同心協謀用足食為
務一切文移瑣屑皆身自子細財察賈豎困
于和買大哄幾亂公撫定之奏復故條又上
便宜數事請節制以嚴督課量廣裘以給任
負第遲速以敘收納杜私孔以優軍屬稽出
入以覈倉庾立解額以銓員役語具中和橋
碑自是餉舟相屬軍食足而威信明公有力
馬進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治獄多所
平反公又回翔在外幸依

日月之光深思竭知畢議究其發揮庶幾報
稱十一而義有所不敢出乙丑遂致仕蓋司
馬南溪丁公叅閩中也適別出一日直指莊
語藩臬曰予與諸大夫共事茲土雖斤斤引
繩度量以肅官常猶懼不勝丁大叅不深惟
承流布和之意而弁髦節制委官行縣其若

擾民何旁有應者曰誠擾矣公雅不欲媚人短人又業知其事則正辭對曰丁大叅而誠委官敢言弗擾然大叅實不委官直以開府有遣而附行文書此在遽可復也直指色解月公曰必是故也旁應者大慙御史有謁公督府者絕馳道上公曰非故也却之鞅鞅去曰衆辱我耶而在刑部真定有妄男子殺其父兄妻嫂而欲自殺撫臣以當大辟下部覆

允公察之實中狂藥因謂尚書是夫一日而尸其類殆盡不忍益也而郎中包某業心疑之奉公言改奏得減免同官自是大望公而會分宜敗舉朝以世蕃大惡不宜完軀保妻子又度無可激怒

先帝于是臺省競論世蕃不執章初下公私語同官世蕃擅威行賄濁亂

朝廷蒙蔽

主上使楊沈諸君子不得其死即車裂使手足異處未輸公憤頽叛以為詞則名尚未正反令兇豎有言耳時同官方欲以煅煉文致稱當事微指又恐公有違言遂嗾南臺啣公者糾黨設詞論公不當在位而向同官閩中受慙者于是出險語初華亭執政以分宜在事鄉之人類多背繩違會得希非次之榮而公入仕二十四年歷官皆遠微又以耆老久

少僉御史中丞皆故事所希有謂公義至高故首援之以明示天下為人臣不當有所附離然不勝浮言所惑又公求退甚力不為一語分解遂聽公去矣公歸絕不書所以里中子或從四方得所以擠公者公皆不知即以人言知之亦不以係念直曰數也公廉隅自飭出入二十八年不能大增于往故所居見稱述予嘗從學憲問南臺所以彈射公何事

事有其端無有則大氏謂官左轄時其大同
收支有以自黥是前所謂出納在郡而司不
得問者也以歲之不時焦心圖之而計不得
出此則安從歸私橐哉自古譖人者徃徃無
而為有白以為黑然猶聞其語耳已仕京師
見劾許孟中吏部疏謂其事繼母不孝卒以
外謫及與孟中朝夕得起居其大人則許實
無繼母今又聞司寇事是無兄娶孤何必徃

昔則世之白玉青蠅黯天而不獲昭雪者豈
少也哉豈少也哉公事父最嚴不敢失尺寸
奉繼母李得其懽每有過從李輒使使迫還
如不能須臾雖倚閭之情不切于此兄託弟
瑞鄰及老無間言遇族黨以恩勝於所可及
不以無為解性恬澹寡嗜好居恒布衣蔬食
若儒生官閩貴山西八年未嘗携家舍嘗經
清源蕭淑人為公置侍兒從燈下望見閒雅

甚都意必良家子輒遣之不問其直常以武
侯寧靜致遠澹泊明志書置座右此非其操
與今子若孫馳道德之塗遊經史之圃即奕
世榮華約而不侈則服習深也公肆力學問
奉心甚嚴凡所可否寧違衆不肯違心故所
至務正言數犯當事之顏色然胸次希夷無
纖毫留滯四方學士大夫間至其廬或以文
章或以事業或以氣節多矯矯自喜見公不
覺自失惟是偕來之友而公絕無有是以詘
公晚喜讀金剛圓覺諸經恍若有悟謂學憲
曰此吾儒無聲無臭註疏耶何相似也常坐
小樓中終日靜默即子孫定省不道一辭往
往設為不必問之語以當响嚆若曰是日霽
是日風也者以此見公已無事于心矣公故
海鶴之姿近緣內攝浮氣盡歛臙骨清瑩嘗
扶杖遊行田間碧眼芒眉輕身緩步望之真

神仙中人也公且沒謂學憲曰孟子平時道性善不若曾子將死二語何也非言善是心善也非心善至此見性善也人非及此意念紛飛安能知之學憲請曰大人只今如何公曰但覺宇宙總一恬靜氣象即西方何必苦立名色明日命移榻中堂又明日書學憲手郎是今夕至期沐浴衣冠就席俄頃而逝嗚呼即是以觀公真可謂自得矣君子哉若人先

大人豈虛談耶學憲泣謂予曰先君仕際昇平無大勛業乃所自立實不敢媿古大臣之心學求為己不標名目乃所自得實不敢背古聖賢之旨斯實錄也哉予因次其所述不敢加飾惟

大賢君子采焉公沒于戊子閏六月二十七日未時距生乙丑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天子下公卿議得賜祭葬配蕭淑人先十年
卒蕭淑人生二男廷言即學憲娶鄒氏封安
人廷寅官生娶熊氏恭肅公弟知州某女女
二一適廣州府經歷吳輝文一適禮部郎中
貫溪葉公長男庠生任副顏無出副劉生廷
謙庠生娶劉氏廷讓娶辜氏女一適豐城袁
知州子國台孫建章建鼎建昇建易建鵬俱
庠生建崑己丑進士建勳建熹建垣建恒孫
女二一適豐城按察副使巽齋涂公孫庠生
姈卿一適右副御史洪溪衷公男某曾孫男
敬元敬兆敬宗敬允敬守敬熙敬美敬宇曾
孫女三俱幼

傳

李侍郎范淑人合傳

李侍郎諱素馨字德夫世居西昌之禹江范
淑人出龍潭右族以子尚書蟠蜂為南兵員

外遇

恩公封奉直人夫母封宜人尚書遷工侍滿
考並加今封語在制辭中公早失怙免喪歸
淑人公雅丈夫而淑人婉變有內行故相得
甚然不為昵態淑人在養相與嚴事之得其
懽公同產四雖分爨猶然合食淑人輒躬理
饋務潔豐在姊姒老無違言如其兄弟己卯
逆濠奪民產里中結約拒之濠用左右言誘

公為質公聞間行走西山公虞大噐未知所
稅又幸有菜婦遂誓終隱予大父松岡時以
佃僮有聲諸生中濠介邑子某以為偽衛使
大父義却之亦走匿會濠尋敗以故具復公
為諸生嘗從日者卜日者曰先生疑非第也
者然貴當列鄉善自愛乃公故嗜學殖思以
自見淑人又從史之每脫簪珥佐費故業愈
益工督學使者試即高等乃場屋試即竒嚮

所稱亞等多起家而公卒用才困是時侍郎
淑人已大奇尚書常以自廣今即困吾子必
為庚子尚書遂魁鄉試辛丑成進士授南曹
乃公及淑人實深覲之官中所須率時饋遺
嘗就養公知尚書能尋歸淑人逾年歸尚書
上觴以奉金為壽淑人頷之尋私置尚書書
笥中詰朝江浦語尚書而後知前故頷之也
涕不禁憲楚臬又偕往尚書折獄多平反惟

是刑故無赦幾民重犯公心知之不言淑人
歸又誠尚書見持法宜欽恤柰何多撻人尚
書遂不多撻人惟其守濟南皆不往則又移
語官下勿以兩人故製服物故尚書益獲斤
斤無兩若節春秋數使往朝並不入方物藉
手公嘗醜世之人酣聲華而戚戚其苑枯自
號醒樂若曰予醒故樂也故從受命未嘗上
官府或侵其居北偏讓之或侵南偏又讓之

而淑人亦不謂迂嘗曰朝暮之外即長物皆
中公意指公故獲自喜乙丑晉封公率淑人
北首謝

天子紆金衣紫信如日者言君子曰非獨唐
舉許負能也即途之人業知善應有今也公
蚤歲僅病痰乃五十治棺六十營塋所庶幾
哉通夜旦故其神王其虛至卒之日夫猶堂
上斯其如歸歟又十年淑人逝亦起坐指使

不亂嗟夫何始終酷似也惟是公最簡易多
脫畧於事淑人佐以周慎故內政斬然子婦
臧獲若矩若規斯其相成焉諺有之期年樹
谷百年樹德李氏之榮昌豈偶然哉鄧子曰
予嘗在事聞縉紳之士不得於心多借辭其
大人私心怪之雖然容有矣考信前史本父
母之訓僅十一即有之容詎同指耶雖然石
氏誠能子徒遠巡畏謹不聞榮伐延年慘刻

至大傷其母心以此又知顯揚為難也語曰
子不能得之於親親不能得之於子其斯謂
歟嗟夫若李氏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
哉

祭文

祭張子蓋文

嗚呼痛哉予子蓋遽舍我耶予病居山中嘗
兩月不通問子蓋輒督過之曰子能忘勿寧

能忘我然予實不忘兄兄今乃能真舍我耶
予初與子蓋遇也蓋傳臚之日闕門之東時
在城中兩相許矣嘗從兄出東門偶論管鮑
予曰此其難不在鮑而在管彼不遮飾其情
而其以其身受人之知此為難也兄曰予有
意焉予未荅遂各上馬去自是十有八年或
合或離予不能為夷吾兄必曲為鮑叔知我
病則供奉之役常代其勞知我貧則節春秋

供其匱乏又以壽母為號使不得辭知我憂生不在形骸也數以好言相慰不以我為不達己卯之會驟謂予曰予近見一先生像其貌酷似子其年望八子無慮也知我不為苟比則是非可否不求必同不以我為執知我意有擇雖雜陳別家書細而讀之不以我為支知我有老母即依依子舍至虛國恩不以我為罔蓋骨肉之恩而道義之好悠悠百歲承先弗諼柰何遽舍我耶嗚呼兄雅意當時洞知大計希受事靜悉辨斯亦足明其能矣然人有片長其心好之又樂稱之常曰使國有人焉何必我則所謂其為人也好善不切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平康斯世而弗究其施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學先行誼以戒慎恐懼為門以出處辭受為則即深談妙至而行不掩言無取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群而聚之用相警戒故其要言曰斯言既出一念萬年所謂以友輔仁莫專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張王斯文而未見其止又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使楚還常迂而過予里徘徊三日忽動倚閭之思予遡遊從之有懷如焚則又自解以為予與子蓋皆未及艾後會且多何必爾爾蓋癸未之春烏盆之澣也孰知此別竟成永訣嗚呼痛哉丙戌之秋書來告

我曰古人有云死歸生寄予藉天之靈而賜之上矣自今日以往無夕不可予之適也抑又何求予讀之舌橋而不能下蓋喜兄之達而過其早計也由今觀之機固有先動者耶予求靜久矣四月維夏意忽忽不樂則深自責志以為山中虛度如是細而求之又無所倚蓋紛者未解而訃者忽聞由今觀之神蓋先示之耶嗚呼痛哉兄沒之後兩有報音不

逮記室予請讀之其一為荅重施其書曰兄
不忘老親之毫而重之以大睨如天之福為
榮多矣又孱弱之軀以為兄憂而貽之參杞
之直其何誼高焉山中無能謝無亦斯征斯
邁庶幾無有滔心逸志以忝所主所以報也
是二月之某日也其一為兄疑予以論學為
諱也故詳道其所以其書曰聞兄以友輔仁
千載之大業也微兄之力不及此前予所為

慎重者抑謂今之學士多浮慕耳人心之不
同有如其面聚而相蒙為損滋多予故願兄
之朝于直諒而夕于多聞也不然聖遠言湮
庸諱講乎是三月之某日也當予作書時攷
攷切切如對兄語豈謂弗達嗚呼痛哉嗚呼
已矣予嘗聞之古之至人死生一條兄之沒
辦而不亂亦既超斷續矣幽冥之中其亦無
忘前念而益圖圓神乎人之大患為有吾身

外身而為之其何敵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此予所為效其區區也嗚呼痛哉予自兄沒
竟承內召傳除書而讀之又承兄缺謂予能
無痛乎不遂乞骸今復陳情兄昔在直幸佈
腹心兄今已矣無可為屬謂予能無念嗚呼
嘻吁子蓋子蓋十有八年子蓋在口今也向
人昔者吾友夢寐之間再三握手談笑如生
兄真來否五十非歿百歲非久得正而斃是
謂不朽我來渡江白馬素車百金所居
生芻我腸欲斷我淚欲枯喋喋千言兄知不
知狀者窓友銘者冑師傳以傳之予亦何辭
嗚呼痛哉

祭袁洪溪文

御史大夫洪翁袁老師卒於官訃至其嗣子
之家居者為位而哭門生鄧某與兄弟先後
就而哭之既九月之三日諸子扶襯歸自京

師某率弟某某謹以牲醴香帛致奠靈几而告之以辭嗚呼痛哉往予兄弟侍教有問則對各副所求而退今皆疾聲呼先生而不應也聞乎不聞往造請一通謁者先生輒趨而出或見而後易其衣冠今皆稽首禮而不答也見乎不見昔予伯兄與先生同事陳學博而私窺先生之不群也請于先人伯季延以爲師先人伯季又知其不群也交不愛情卽

中間更僕難數要以親於肺腑而固于膠漆世無兩也裘葛六易臯比蒙戎總角皆弁陶鑄以又曰先生且中鼎矣非不願也安所書師先生則曰求通久矣亦非不願也安能去也乃是秋果中鼎也喜而不寐若已有之遠送于野相視涕洟班荆贈處膾膽俱披落日無色行馬委蛇先生猶能記耶然先生雖貴常曰不如其在館之權也與人言輒曰

某某予弟子也非故言也不能去口也弟子
雖貴亦曰不如其侍側之懽也與人言輒曰
某予師也非故言也不能去口也故天下無
不聞為深交而亦無不傳為盛事平波靡常
枯菀頓異風木興哀甕罍抱耻腸斷肝摧樂
崩禮圯猶謂山斗在望模範伊邇何天不憖
遺而哲人斯萎嗚呼痛哉往雖偕仕中外輒
違己先生之為南司空也會中以酒奉母

之官一時聚首終日論心且念予母起居相
尋于是仕舊都者又莫不見而知之懷以好
音詎知此懽遂不再也先生之赴司空也予
母平明起而候揖某省中愕曰何興之風也
母為道其所以是時母年八十有七予謂雖
勞苦心寔喜以為神知之周到也先生至
匆匆一二語而行母聞之大為不懌曰知能
再見乎當時予深恨知識遲鈍不能委曲逢

留以成一見然以此詫先生之忘而疑母之不澤由今觀之則先生亦見于精神而予母果動于幾也嗚呼痛哉先生在事二十九年所在則感所去稱賢薰灼之方震撼之里先後重經無能為詆晚總內憲先民是程肅綱振紀要歸蕩平不得其職抗疏

闕廷臺烏晝號法星宵隕善類酸楚

天子悼矜晉以崇秩易以榮名蓋棺而論卽定得稱而寔不湮則弟子無煩于私謚之議而先生亦宜快于直道之行也唯是兄弟越在江城終古之永訣旣不能啟手足以相視三年之隱曲又未獲剖腹心以自明故常終夜而浩嘆相向而失聲嗟夫兄弟卽不肖庸詎世俗而為情有酒在爵有殽在登師靈不昧鑒于予誠尚饗

祭徐伯繼文

尚璽徐伯繼沒之五年而年友鄧以讚始得
拜而哭之乃重之以辭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予非痛兄位之不尊又非痛兄年之不永也
痛兄之以憂世而死而未伸其志也兄謂自
古之政要在足民故著為潞水客談以見志
識者讀之具喜兄之長慮遠識而不知兄之
憂始于此也具期兄之樹勲立名而不知兄
之死胎于此也方兄承懇田之

命也卽以條議貽我大率因土之宜而不強
且欲推人以美而不居此其心真天下國家
之心也未幾則又以書告我曰事不竟矣謂
好進者恐遲于轉遷而諉其事好功者又不
深于利病而驟其施矣是人之心不皆兄之
心此兄所憂也憂在各懷其私也自是兄亦
去位而吠聲者遂爭言懇田不便矣予嘗問
其所以兄則感額曰今有病於此予謂宜補

也補之善否必藥而後見也予謂宜瀉也瀉之善否必藥而後見也今徒使束手旁談而其中間君臣佐使有補而不偏于補瀉而不偏於瀉者皆未究其所長則安見其不便也是事端屬於杳冥而議論生於隱約此兄所憂也憂在不究其實也兄又告我曰尼予所談有其行之不必已與夫今與後也然情疑于利害之介而事涉于可否之間猶有望也

今名曰行之矣遂從而阻之展轉相傳將謬以為實不可行矣後雖有天牖其知者必以予為戒而不復言矣其聞之者亦必以某年為口實不復試矣豈非以談噎而廢食乎此其憂不止于已往而及其將來又何長也予嘗慰曰古者五十服官政兄方其時也卽遲以歲月何傷也兄曰不然啟沃之臣坐而論道其用在識識固宜老奔走之臣起而作事

其用在力力則宜壯不及其強使展布四體
迨其老也筋力衰倦然後用之雖有區區之
心無所効矣此其憂又以途之遠而疑及於
日之窮又何迫也昔人有言憂國如家由兄
不但如家而已風日有損金石可磨一火一
冰能不消折予故曰痛兄之死于憂世而未
申其志也已丑之別兄問我以養生之學予
喜曰兄有意乎夫火下木上為既濟然神主

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是收視返聽藏
聰明于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而精壯
美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兄曰子行之乎予
曰昔者常行之實因而却病今不行矣遂別
去五月報我曰予入關矣其工夫一一如教
也予益喜孰知未幾而病病隨死耶既阻之
不得發舒其志又恨之不得康濟其身造物
于兄為何如也嗚呼痛哉官諭張子蓋以兄

為山陰令知兄最先予雖後知然三人遂為
莫逆予嘗謂子蓋之好善伯繼之任事相與
持世天下必蒙其休而予病困之夫棲遲岩
壑安享清平為願足矣不意戊子子蓋先死
予與兄共哭之兄讀予所祭子蓋文涕交橫
不能止未幾兄又死而使予孑然無助能不
痛耶兄與子蓋憐予不能養也數為助肉帛
予嘗以伯繼于人無所不厚意謂以眾人待

我我亦以眾人受之不辭也子蓋有擇而施
恐隱微不憚消受為艱故往往不得已而後
受己丑春兄聞之又不欲以為眾人待我也
莊言曰予豈妄與者哉予于是又思不受兄
賜矣故五月中遠承分米予荅以耕田供職
之說以阻再賜也豈知自此遂絕賜不必阻
耶予是時徒欲自明已志詞甚粗徑想兄必
為悵然今思之常自罪悔以為學問無力至

與兄終天之別而又使兄悵邑也今求兄之
賜而不可得又安能不痛耶予四十未有子
予不置念而二兄念之子蓋嘗置一侍兒既
而知其父千戶侯也輒善視之及長矣謂宜
男遂欲以貽我予固不聽乃已伯繼曰予為
擇之遂屬一山人擇之今讀其所與山人書
言言肝鬲即骨肉無加也庚寅之臘月所擇
果生一子由其神氣可克國家租庸一丁而

二兄皆不及見予又能無痛耶予最善病二
兄又念之子蓋慰我曰無憂病也相子之面
宛然予鄉何尚書何年八十兄無憂也伯繼
曰何必遠引也予大人赴鹿鳴眩而墜馬已
因而自愛後乃益健今八十餘矣向所赴鹿
鳴者零落無存而大人猶聰明無改以子之
善攝如持左券耳又何必遠引也故予山居
時二兄數數從予里中子問安否安則喜又

皆時時寄予參祀今病雖未已而精神支吾
視前似倍蒞官一年亦無廢事此又二兄所
喜也皆不及見能無痛耶予自入仕山居十
八子蓋曰母老宜仕兄曰不然母老不宜仕
其見不同皆愛我也然兄之言又有當于予
心近蒙

主上錫類優以南都三辭不允予則奉母以
往頃承北轉予又奉母以歸皆以成二兄之
指然二兄僅僅五品耳而予以迂愚驟躋崇
臚出于其上予又能無痛耶嗚呼噫嘻予懲
江險七過貴溪兄輒命駕候于水湄論心道
故通夕未疲今又經此兄知不知我腸如焚
我淚如雨昔為子蓋今為伯繼淒風滿林涼
月在戶天上人間兄歸何處一束生芻古人
是附靈爽如存其鑒于此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五

詩

五言古

登第後寄親友

憶昔垂髫初自負良大奇
佔畢櫻我懷羸病
忽相罹流珠若欲去收攝
恨難支百念盡灰
冷十年杜柴居倚枕
失晝夜其老西山
嶠不謂今何歲金馬
幸追隨致君未有術
素飡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時亦有愛我者謂我工詩詞藉饒並班馬
空言亦何裨而况蒲柳軀何復勞于茲亦聞
侍從臣九重備論思格心非言說至誠乃
其宜吁嗟誠匪易樹立在務滋昔爲病中誤
今又世路驅滅東西復生欲誠待何期留滯
非我意爲有烏烏私一朝乞榮命願賦歸
去辭草廬結相里默坐致吾知自信復無妄
敢復步龍夔借曰嗟跼爾終當屯吾施

玉堂對雪

西風捲地惡吹霰擊瓦鳴須臾忽作片如手
亂紛紛豈厭三冬寂故散六花橫密洒玉堂
署奇光分外明瓊堦亦騰彩掩映若爲爭彬
彬堂上人把筆對思評謂雪多於白謂玉勝
於瑩皎皎者易汚溫栗則無更念予亦有物
輝潔莫與評游塵久汨沒翻見異物驚收睫
試返照恍惚亦暫萌用志苟不分全體將自

定年先生文集卷之五
呈莫嫌太栗烈骨冷魂倍清寒嚴非徹髓枯
梅詎能榮寄語素心人冬餘好自勅

出京日五言古

驅車出都門况是初夏時槐陰結重碧好鳥
鳴高枝清風吹我裾意放不能持豈以投閒
散悠悠我所思嘗慕漆園吏離形外心知遽
遽蝴蝶夢蓬蓬大鵬移死生同夜旦亦無成
與虧又聞邵康節雄豪振古奇靜究畫前易

喜吟剛後詩悟月懷中照揚風面上吹絕學
幾千載今我欲扳追廬山衡山去三年五年
期會心豈在多所至有餘師習下如建瓴積
高如累絲日月不吾待蚤夜以孜孜

法通寺訪融上人

昔年聞靜理會友亦苦辛今年聞靜理轉於
朋友親正是二三月相從五六人遠寺叩真
詮布袍烏角巾香消白日靜心安息初勻有

客發長嘆所患有吾身安得謝塵鞅從子問
迷津高僧咲且言受觸奚所因睠彼最上乘
瓦礫亦天真蓮花生淤泥臭腐化奇神安論
垢與淨欣厭徒駢駢聽此皆悟惺情偽頓雙
泯不起分別相翛然自在春乘月出門去乾
坤特地新

五言律

蒼張洪陽道房見寄

聞馬秋懷亂思尊歸夢頻豈非仙署吏自是
倦遊人有病過從少無家僮僕親壯心今幾
許清賞在江濱

處暑

燕京除暑夜楚客望鄉心明月爲誰好修悟
自欠陰兩秋踈定省一宦竟浮沉獨坐愁千
縷堪聞萬戶砧

小重陽蓮花菴飲

僧房斜帶郭，好友夜傳觴。
有露松生色，無風月自涼。
塵緣方外淨，道味坐中長。
歲華虛冉冉，明日又重陽。

蓮花菴

閨寂蓮花寺，逍遙小洞天。
病腸元愜素，一月素食
灰念更宜禪。養虎情應順，
移山志自堅。倦來呼大士，
乘月度前川。

思歸

星河雲氣淡，萸菊露華清。
宦况慵兼病，鄉思斷又生。
入秋偏遠夢，逐日計歸程。
南鴈空中淚，能禁此夜情。

南歸途次立秋

商飈流大火，梧葉墜南樓。
病骨先知秋，灰心最愜秋。
孔墻中夜望，汶水一帆遊。
遙想東湖上，蓴菰綠已稠。

夜坐

幾年隨禁苑今日杜柴門報國心常在還家
道自存有僧同定慧無客論寒暄最愛澄澄
後鍾聲度遠村

其二

抱病漸虛直圖南豈倦遊已知心是聖况信
骨非侯徹悟情皆性無營擾亦幽良時不易
得龜勉契真修

有感懷某

寺樓隔岸出湖水大江通抱病精神薄存真
禮數慵驪黃誰具眼譽毀我能空何日山陰
棹雲門雪夜同

乙亥九日三首

菊月重陽節蕭蕭氣欲單有花仍舊日無父
自今年淚滿靈筵酒腸迴寶篆烟欲鳴無限
恨愁絕不成篇

其二

家家懽泛酒我獨倍傷懷
色自廬居黑魂因霜降摧
此憂應到死籬菊更休開
要識犛人意沉雲與急洄

其三

過庭真孔訓易簣似參怡
陟降宜天上音容憶在時
靡瞻從昔誦何怙乃今知
最是秋江水悠悠象我思

丹
丹

空山秋氣清細雨獨西征
和風飄斷縷帶霧暗前亭
沾衣微有潤觸葉寂無聲
恰恰經旁舍松稍落照明

蓬蒿園

石塘清可鑑道院近相聞
松閣高邀月茆墻低度雲
聽風窺萬竅滴露讀三墳
最是衡機後形神半不分

其二

蘭菊秋堪把鷗鳧日與親
鷓鴣棲元自適蠖屈
豈爲伸青白何人眼
驪黃只此身寰中絕同
調命駕莫辭頻

其三

竹徑全疑蔣桃花半似秦
無營天是則不死
谷爲神郢曲千秋調
江梅昨夜春何須勤憶
想身到語方親

其四

在石危當戶奇禽穩傍人
雲峯遙送爽洪井
曲通津性以喧中煉
幾從密後神其間難下
語妙契是何人

其五

龍沙斜帶郭鳥道曲盤山
事業人天上身名
吏隱間性同藍玉瑩
心共白雲閒自信嚴于
鍵何須更結關

朔日早朝

吉日趨丹陛高呼百辟同涼風高燕雀曉日
射簾櫳獻曝漸無術傾葵信有衷聖顏天共
霽縹緲五雲中

五言排律

元旦賀正

三陽開泰日萬曆改元辰花外聞晨漏天邊
駕玉輪傳呼萬戶闢簇仗兩階勻南面臨夷
夏端居自聖神鄉雲常異色靈鵲報先春虎
拜千官肅嵩呼三祝申遙瞻天日表應識帝
王真睿質周成上英風
世廟倫乾坤千載舊耳目一時新共慶龍雲
會相期古蓋臣

七言律

夜坐四首

小亭兀坐意翛然氣象分明未發前共學絕
年能實地存真一息自先天怵心庖刃難爲

族了境由飄亦任懸此夜已知消息處微霜
初履戒冰堅

其二

自嘆騎牛更覓牛漫談圖畫與程周百年愚
智皆蕉夢萬里乾坤亦蜃樓學注無心隨巧
拙御風有待竟沉浮半生二轡營心甚此夜
山人已罷休

其三

我亦難知象帝先春風一夜解縈牽不求大
士安心法甘枕殘書任意眠响嚅雙忘常見
獨淵陵無辨自神全莫于紙上尋糟粕溫伯
無言意已傳

其四

自恠人間無一真求真總誤百年人佛乘枉
辨牛羊鹿仙藥虛談精炁神肯就幻中添識
幻要知身外有全身倒翻今古千千案我欲

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乾坤一斬新

蓮花菴

爲緣習靜叩禪關
乾坤此日更誰閒
官聯金馬鑿陂後
心在西山南
浦間無數晚峯當戶
落有時飛鳥趁雲還
坐殘香篆無人語
月自清光水自潺

懷張陽和年兄

節經寒露占秋暮
月上承明開夕霏
看劍尚餘英氣在
傳經漸覺舊聞非
涼秋正愜隱峯座
靜夜偏憐張翰歸
徙倚虛堂無限意
夢魂應與鴈俱飛

又蓮花寺

薄霧輕雲靄夕陰
雨餘荷氣座中侵
秋來病肺移僧寺
夜靜聞經清道心
天上月華濃欲滴
草間蛩韻細如吟
援琴一曲風雷引
水蓼汀花半不禁

二年元旦待漏

有餽栢酒者以
觀天顏未飲

斗柄初東碧海春花間玉漏正鷄晨漢官擁
立威儀舊夏正重頒歲月新栢酒敢隨元日
醉鴛班盡訝隔年人須臾闔闔開宮殿拜手
山呼祝頌頻

次徐州值黃水彌城故人不能出

千里烟雲晝不收白蘋紅蓼一扁舟路經秋
夏今真遠河入邳徐正急流隱几誰爲東道
主忘機自分白鷗倚遙思霸國興亡事滿目
兼葭結遠愁

其二

積石東來回九曲邳徐新決正三秋遠看巨
浪連雲漢自駭浮槎犯斗牛䟽瀹誰尋神禹
蹟閭閻半付屈平流爲傳河伯今知否
聖主當陽已二周

其三

新漲扁舟上接台落霞歸鴈足徘徊三更電
雨千峰暝萬頃風濤一纜摧揆揆迷津虛巧
力浮生同寄任顛顛頓頓泰定翻惆悵抱膝
連歌歸去來

其四

昏昏曉睡欲三更急雨翻盆碎箭旝江擁沉
雲蒸樹暗風搖洶浪正雷鳴孤舟况是慈親
在多病能堪夢裏驚此此相看真逆旅只餘

劒氣斗牛橫

九江夜渡

茫茫大浸碧天浮鼓柁中流暮色稠八月思
歸新漲遠九江夜渡故鄉秋懷君道遠頻回
首謝客辭煩亦喚愁南望匡山橫萬丈擬尋
半畝學真休

歸後夜坐

風吟霜葉常天籟雲接僧樓亦岱峰隔岸漁

燈明箇箇一簾羅月影重重對人已拚機鋒
拙克已還慚檢點鬆喧寂未忘皆擾擾古人
何處是從容

其二

滄江新月半晴陰無數寒敲靜夜砧露冷松
籬秋寂寂烟侵鍾梵夜沉沉自慚抱甕還機
事誰信逃虛惡足音岑寂迎風舒阮嘯遙看
村舍已橫參

其三

歸來妄意學逃虛七尺浮軀任卷舒湖水尚
餘高士韻草亭况近聖人居松籬月午塵根
寂鍾梵風清性相如自信蒲團今夜坐分明
勝讀十年書

其四

小洞深深方丈餘地偏城郭亦山居身從病
損如持玉官以詞名不著書三徑松風高枕

後兩湖烟月放叅初于今直信浮生幻花落
花榮意自如與熊
汝秀

與友人夜話

癖性研幾不厭深每於當族苦叅尋諸緣休
去元無相七處徵來自有心神馬稽山誰牝
牡閒鷗鏡水對浮沉秋風一夜黃花發何必
相逢是少林

遊寺

病况支離恰共君爲貪野望立斜曛周京王
氣中天下淨土蓮花一水分僧是伏牛曾上
座人從金馬總能支只今佛說獅如吼有耳
誰從聲外聞

擬九日侍宴應制

半年竊祿慚無補九日承恩寵更賒高閣賡
歌聞碧落綺筵載酒滿黃花雲常五色天顏
擁飲徧千官日景斜忽憶貧家衣未授退䟽

七月上宣華

讀中秘書有述

自恠沉疴十載身忽移天祿 聖恩新晴窓
倚案翻雲葉中夜懸藜傍玉宸讀史共懷當
日事談經誰見古人真願期學到忘言處莫
遣他年隔兩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救荒議

蒼生無祿大侵爲災今南昌之西鄉下鄉新建之下鄉田廬不舉火者十家而九或剝陷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甘心縊死者流離困苦之狀累牘難書夫可以弗賑哉賑未易言也略陳其槩以備採擇一曰分等差蓋水災

雖廣而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今年之水至今猶未落葉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田已退水見今可以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曰廣周恤饑民有冊其實饑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痿痺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示里長黨正等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

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于畢事之日令一二人執饑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而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卽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穀數斗而舟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不移也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令百姓蹲踞

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譁矣亦不得限以時日斯可人人各得其所欲非從容不能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勢又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鄉鄙屋無不

到之陽春矣五曰用咨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諏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二三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耆夫咨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低鄉之生命不可不修者也事雖似緩然今饑荒之時預給以工穀而及秋責其成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

則以二分爲賑以一分給工然圩夫舊亦有
冊今無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領穀
而籍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或
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
增之亦可也仰聞軫念惓惓故訪諸輿論謬
陳鄙見若此伏蘄財登幸甚

薛文清從祀議

某月日言官以先臣薛瑄從祀請於

天子下群臣議臣議曰文清薛瑄今之薦寔
真儒哉其從祀孔廟者宜也夫久而不決者
謂其未爲著述也夫著述孔門所重耶子聖
相傳者惟此心也孔子嘗謂回其庶幾矣然
心齋坐忘不違如愚則其所重可知也文清
何如人也精思力學雖一息而常存刻躬勵
行至萬死而不變亦不愧聖心者也夫不愧
聖心使得幸及門則孔子禮之豈出冉有宰

予下耶夫海謂其清也潦水清焉則酌而置之海北海必不以爲汚也何也不嫌於不類也故曰文清從祀孔子宜也何也亦不嫌於不類也余嘗覽讀書錄亦竊疑之謂其識見不足於超脫而學力猶苦於艱難也及其晚年喟然而歌則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則賜也聞性與天道之時也適國都者或由捷徑或循迂曲雖勞逸不同及其至則一也且文清之存也寺人穉子皆曰夫子及其沒也從祀之請不以 上之沮而遂寢焉沮而復請又復沮又復請若不能已於其心此何物也夫知文清所以來從祀之請與人所以請從祀者則在文清信有不死人心者也言官論是惟 陛下斷行之

試歲貢生策問

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六
問道一而已二氏者出遂分爲三然二氏之
爲異端夫人而知之矣問所以異則謂其去
君臣父子有背于人倫嘗觀明道自敘曰出
入二氏十餘年夫明道之未去君臣父子審
也則其所以異豈在是耶吾儒曰寂然不動
二氏亦曰湛然常寂曰本來無物吾儒曰感
而遂通二氏亦曰真常應物曰應無所住則
又實未嘗異也夫折獄者坐於堂上以決兩

造必辯曲者之情僞然後加罪焉則不惟曲
者服吾明而直者亦幸吾之有以服之也今
不能推見至隱而大槩抹殺以爲是異端無
足爲辨雖說之呶呶亦何以服其心哉卽聖
賢者且謂吾妄也近世王新建揭致良知三
字自謂直接千古及門之士類多矛盾其私
淑而有得莫如羅文恭今觀其論本體也新
建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文恭則曰此必有爲

定年先生文集卷之二
主于中者夫知善知惡與爲主於中者一耶
二耶其論工夫也新建曰爲善去惡是致知
文恭則曰收攝保聚夫爲善去惡與收攝保
聚一耶二耶文恭嘗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
則其爲說又非背馳者也諸生將有斯文之
責於學問必辯之詳矣其試言三教之所以
異與二子之所以同

跋醉墜稿

予讀邦相喻君醉墜稿蓋詫而悅焉予嘗從
君考績當塗皆最稱非曰僅僅勝之也無何
顧以職事下理豈不大相戾耶昔不情乎今
情乎予故詫夫士之困也君子曰德之辨也
君今在理直比乎醉者之墜泯然于升沉其
天可不謂全與非其達之則勝之也予故悅
今讀其詩曰感恩難報主獲罪肯尤人又曰
似能原雀角不是察淵魚所謂厚而不怨非

耶雖然屈子憂憤而作離騷廣譬於白黑芳
穢以刺當世不諱安道謫楚歐陽子戒之曰
慎勿以窮愁形於文字其托之乎好言有矣
言願可以槩論哉故予於是時也神逆之而
後俞焉願念古者行人採風諸侯貢詩逐臣
弃婦之咏畢能達所天以審知其情柰何今
廢矣徒使吾年友董君刻之私也董君舊行
人亦思存先王之意與

圓通神應說

劉左轄曰不佞祀圓通大士輒顯應云予母
嘗蹶足癒屈凡九越月忽夢一嫗手藥治病
處詰朝遂良能行嗟夫何其神也斯所謂若
女人內政立身卽現女主身耶昔孔子不語
神予博觀外家書語神應如響私心怪之屬
大母病亟而先人呼天乞代尋夢大人授藥
以起以此不敢疑又讀劉夫人事乃所謂神

奇就今數數而有何必舊聞先人誠孝子難
言以左轄爲予語猶然涕承睫若痛定思痛
方母困於閨榻意豈能須臾忘起耶陽燧召
火方諸召水其精通也傳謂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有味其言之哉雖然予嘗觀圓通說彼
其指要非今所稱應也藉第衆生稟所爲第
一而皈意觀聲卽六入中本覺圓融其說是
識之轉智也是以入垢無染及險無傷一念

定卽觀自在而一念起卽大慈悲惟是遍法
界真火遍法界真水烏用召我故曰自性卽
福田非世福也十四功德若或度之實自度
也自心卽化身非世相也三十二應若或現
之實自現也以此求神應斯其常應哉吾孔
子語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釋氏豈外此歟左轄曰異
哉所聞一方之真我通神全體之真我卽神

如是夫如是夫

左司馬兌嶠蕭公贊

予久聞公肆力問學再邂逅京師未嘗言學也望若眉衡而窺其意氣則匡濟自任矣豈非以空言爲諱耶旣予友張宮諭述公錄士越中始進輒以正訓蓋曰凡予所以取多士爲

國家非有私也願自是各務以道相砥庶幾

無負今日有如多士不知自重蕩越墨繩玷此科目昔孔門有鳴鼓而攻者也予則行之如予心行相戾有忝官常是予型範弗端爲多士羞則今先正有徑自削籍者矣是在多士予聞之起敬已居山中喻使君歸自朝

天特稱公潔修不容口謂所舉士懷金就謝卽一介不內也則向所以自盟可槩見已

而鄒比部又謂登公之堂不似嘗司馬者
獨汲汲爲族子置義田以共空乏而未竟
之志嗣子又承而拓之皆可嘉也

贊曰生有美質學宗良知論學緒言辨析支
離一行作吏雅意匡時內正性命外事委蛇
如彼善御不失其時衣綉持斧功令是師所
在人畏所去人思先後薦書滿門桃李公曰
不然事君以此賢則予榮不肖予恥暮夜之
懷一介不視俸入所餘義田是置以哀人窮
以揚君賜由公平生蓋方矩而圓規薄取而
厚施者耶